

2016

7月上



STORIES

故事会

®

封面画作者
谢友苏



13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精彩

一触即发

街角的花店



临睡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她说她离婚了，且有一阵子了，现在自己开了家花店，一个人过日子。我知道她是来倾诉、寻安慰的，便耐心听她讲。

她开始说起花店的事。

花店的第一单生意，是隔壁奶茶铺的一个姑娘来买花。年轻的姑娘喜欢上了一个帅小伙，小伙在对面大楼里上班，每天中午都来奶

茶铺买饮品，都是姑娘接待的。姑娘难耐春心萌动，便撒娇让我朋友给出了一个邻居的折扣，然后一连几天都来花店订一小束玫瑰，还特别要求用她最喜欢的粉蓝色棉纸包装好，送去小伙的公司，署名“你天天见到的人”。小伙也一如往常地光顾奶茶铺，每次对姑娘点头说“谢谢”的时候，似乎笑得更甜了。只是几天后，我朋友发现了件尴尬的事，因为每到下班的时候，从对面大楼里总会走出一个美女，满面春风，手里总捧着一小束玫瑰花，还是粉蓝色棉纸包装的……我朋友有点替卖奶茶的姑娘可惜，决定去劝她收手，免得让人“借花献佛”。没想到，姑娘已然知道了这事，笑笑说：“姐，你误会他啦，他每天请女同事帮忙把花拿去停车场，他接了花放车上，再带回家去，他一个大男人不好意思捧着花走呀……”姑娘吐了吐舌头，说自己这几天可没少干“侦探跟踪”的活儿呢。

“你确定他不会把花送给别的什么人？”我朋友仍谨慎地想着其他可能。

倒是那姑娘，一脸羞涩地笑着说：“姐，今天那小伙子在我这儿点了杯玫瑰拿铁，却笑了笑，没带走呢……”

朋友说故事的时候，自己都笑出了声。她说，她很庆幸自己离婚后开了花店，尽管比想象中要忙碌得多，但她总能得到暖心的故事，让她依然相信生活的美好。

朋友还说，她不是打电话来寻安慰的，她是来PK故事的，接下来，该我这个故事编辑讲一个了。

嗨，你们有没有那样暖暖的故事？快点来支援我吧！

（插图：丁德武）

610

2016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7月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开卷故事..... 2
笑话15则 神舟一号等 4

情节聚焦

谁家的内衣..... 朱文建 8

网文热读

领养一条狗..... 周海亮 10

广场舞的前世今生..... 凤凰 89

传闻轶事

首座御厨..... 王永坤 13

新传说

最牛自拍照..... 孙新峰 17

牙医奇遇..... 蒋世平 22

狗有九条命..... 王德君 26

冤家路窄..... 时应友 31

闻鸡起舞..... 侯子 34

蜻蜓的秘密..... 衡德宏 39

东方夜谈

挖田..... 宋文奇 42

诙段子..... 46

3分钟典藏故事..... 48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人头瘤..... 王新禧 50

“中国莲都，中国好家风”征文选登

千里姻缘..... 张成磊 55

海外故事

儿子是警察..... 李代金 58

经典传递..... 60

法律知识故事

是帮工还是帮忙..... 彭振林 63

中篇故事

骏马黑玫瑰..... 侯晓琪 65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

“一箭三雕”的舞弊事件..... 曾拥军 81

动感地带..... 83

微博故事..... 84

阿P系列幽默故事

顺风车..... 雁戈 86

幽默世界

《撵不走的乞丐》等5则..... 于松涛等 92

本刊信息传真

..... 82



2016年7月

上半月刊·红版

社长、主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凯

副主编 吕佳 朱虹

本期责任编辑 丁娴瑶

电子邮箱: dingxianyao@126.com

发稿编辑

吕佳 姚自豪 陶云崧 曹晴雯

美术编辑 华婵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1 0547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媒体部

新媒体 021-6467 7160

广告业务 021-3401 0383

广告总监 孙珍霞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号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元

特别提示: 凡本刊录用的作品, 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故事会》相关的网上传播、汇编出版、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 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 如有特殊要求, 请提前说明。未经本刊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包括但不限于: 以非法的方式复制、改编、传播、展示、上载)本刊刊登的作品。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笑话·

换礼物

杰克送给太太一架钢琴，太太很喜欢，可没过两天，杰克就偷偷给乐器店老板打电话，说想把钢琴退了。

老板问：“是钢琴有什么问题吗？”

杰克说：“不，钢琴没问题，只是我太太喜欢边弹边唱，而她的歌声太有问题了！”

老板说：“很抱歉，先生，我们店里出售的乐器如果不是质量问题，就不能退货，只能换款。”

杰克想了想，说：“那请帮我把钢琴换成萨克斯吧！”

(神舟一号)



(本栏插图：包丰一)

相处有道

大刚告诉朋友，家里新挂上一幅书法作品，写着“我怕太太”，有了它，他和太太就一直相处得很愉快。朋友忍不住问：“这四个字，你看着不憋屈吗？”

大刚笑笑说：“这四个字，太太跟一般人一样，从左往右念；我呢，从右往左念。这样，大家心里都舒坦嘛！”

(小 娃)

嫂子出轨

小李最近有点郁闷，从种种蛛丝马迹来看，他感觉嫂子有出轨的迹象，他却一直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哥哥讲。

这天，小李终于忍不住了，他偷偷递给哥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大哥，武松有话要说……”

(冬 人)



查假药

质监局派人到多家工厂检查老鼠药的生产情况，让每家工厂用自己生产的鼠药喂一只老鼠，看效果如何。

过了两天，检查人员发现，除了一只老鼠死了之外，其余的都活蹦乱跳。

局长立刻下令：“把那只死老鼠吃的鼠药列为合格产品，其余的全部停产查封。”

这时，助理附在局长耳边，说道：“那只老鼠是撑死的。”

(月月鸟)

我看起来像谁

家里的门锁坏了，妻子让丈夫修，丈夫却说：“我看起来像谁，修理工吗？”不久，热水器和洗衣机也坏了，妻子又让丈夫修，丈夫还是那句：“我看起来像谁，修理工吗？”

这天，妻子说：“老公，我叫了三个修理工，把那些东西都修好了。”丈夫问：“那得多少钱？”

妻子说：“他们说不用钱，只要给每人烤一份面包或者亲一下就行。”丈夫问：“那你烤了什么面包？”

妻子说：“我看起来像谁，面包师吗？”

(腊面书生)

老婆问老公：“看我刘海剪得怎么样？”

老公随口一答：“也就那样。”

老婆补充道：“我自己剪的，没花一分钱。”

老公立马说：“咋不早说？剪得真不错！”

(周继红)

评价

胎教

怀孕的妻子在听音乐，丈夫却不满地：“你不要再放音乐了好吗？把耳机戴在大肚子上好玩吗？”妻子说：“你懂什么，这是胎教！”

丈夫说：“胎教只放《世上只有妈妈好》吗？你那叫洗脑！”

(极品咖啡)





·笑话·

有个人爱占小便宜出了名，结果被老板炒鱿鱼了。

冬瓜炒肉

临走时，他习性不改，想去食堂蹭一顿免费午餐再走。他让食堂大妈打了一份冬瓜炒肉，可一看盘子，就不高兴了：“这明明是冬瓜炒肉，怎么只有冬瓜不见肉呢？”

大妈瞥了他一眼，说：“肉给冬瓜打工，结果冬瓜明明把肉给炒了，肉怎么还好意思赖在这里呢？”

(紫糯米)



倒桩

小张在进行开车倒桩练习，完成后，另外一个学员忍不住对他喊道：“你怎么学的车呀？都撞倒了7个啦！”小张一听，大怒道：“你忽悠我呀，虽然我技术差，可一共6根杆，我怎么能撞倒7个？”

那个学员说：“你没看见教练也躺在旁边么？”
(陈金峰)

终于明白了

有个哥们跟朋友诉苦，说老婆一气之下，留下一张字条就回了娘家。那哥们说：“那张字条上写着‘ $145 \times 154 \div DR$ ’，什么意思呀？”

朋友看了看，解释道：“意思是，‘一事无成一无是处的人’。”

(莫难)

镶牙

有个时髦的太太，不小心磕掉了一颗门牙，她只得去牙诊所镶一颗新的。医生问她：“太太，您想镶什么材质的牙？”太太说：“我不缺钱，给我镶最好的。”

医生问：“烤瓷的？合金的？”太太不屑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老土？我听说最近都流行‘蓝牙’了，就选那种吧！”

(董旺)



新领悟

课上，老师提问说：“实验发现，先往一个瓶子里装满小石块，然后还能装下细沙，最后看似满了，却还能装下半瓶水。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

有个学霸立马答道：“可供发掘的空间在细微处，就靠用心去发现。”他的吃货同桌摇摇头，说：“说明吃自助餐要最后喝饮料！”

(大浪淘沙)

父亲教育屡次考试不及格的儿子说：“换作是我考试不及格，你会说什么？”儿子说：“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

父亲问：“要是又不及格呢？”儿子答：“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

父亲问：“如果再不及格呢？”儿子说：“那就是遗传问题，我什么话也不会说。”

(肖晓允)

有理分析

就得说三遍

老刘问儿子：“网上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啥意思？”

儿子答：“微博上说一遍，QQ空间里说一遍，朋友圈里说一遍。”

(柴 糊)

重要信息

一个有钱人老爱炫富。一次，他在洗牙时，发现牙医是个美女，可惜他自己全程都张着嘴，没法跟美女医生搭讪，只能干着急。

过了一会儿，女医生终于让他坐起来漱口了，并说：“你有一颗牙坏得很彻底，要拔吗？”

有钱人想，机会来了，便问：“如果拔的话，影响我开宾利吗？”

(潘光贤)



(本栏欢迎来稿，读者、作者可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dingxianyao@126.com)



谁家的内衣

■ 朱文建

这段时间，刘兴明的老婆赵梦兰变得喜怒无常，疑神疑鬼，只要刘兴明一进门，就在他身上闻来闻去，寻找蛛丝马迹，想要抓他的把柄。每当这时候，刘兴明总是哈哈笑，叫她别费神了，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赵梦兰也报以一笑：“哼，不要让我抓住！”刘兴明心里疑惑：老婆怎么变得这么敏感了？于是刘兴明更谨慎小心了，生怕一不留神惹出事端来。

可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天，赵梦兰出门去开车，可

没一会儿又折返回家，手里拿了件紫色的女人内衣，对着刘兴明扬了扬，像抓住了兔子尾巴一样嚷道：“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刘兴明一下子愣住了，一脸茫然地问：“你这是在哪儿拿的衣服啊？”

赵梦兰把衣服朝老公面前一扔，怒道：“装，你还装！我问你，你车上怎么会有女人的内衣，你说清楚！”什么？这衣服是在我车上发现的？刘兴明脸上的笑顿时僵住了，一个劲地说这不可能。

“好，你还不认账！”赵梦兰



一把拽着刘兴明来到楼下汽车旁边，说，“这内衣就在后排座位上！老实交代，跟哪个女人兜风去了？”刘兴明大呼冤枉，他抬头望了望楼上随风飘拂的各色衣服，忽然一拍脑壳，对赵梦兰说，昨天他回来停车的时候没有及时关上汽车天窗，当时风大，肯定是楼上哪家晾的衣服被吹下来，又正好从天窗掉进车里了……

这个解释也太过牵强，就连刘兴明自己都不相信。果然，赵梦兰也不买账，她说：“好，你会编，那你就把掉衣服的人找出来，不然我们就离婚！”

见老婆气冲冲地离去，刘兴明心里暗暗叫苦：我上哪儿去找衣服的主人，又有谁肯出面认领啊？他始终都搞不明白，这衣服到底是怎么钻进车里的。可事儿总得解决，赵梦兰给了他三天时间，如果找不到衣服的主人，就要他好看。刘兴明只得去复印了些“失物招领”的单子，四处张贴。

转眼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下午，两人刚下班回家，一个女子就上门来认领衣服了，说那衣服是她晾晒时掉下来的。赵梦兰看着女子，满脸疑惑地问：“这衣服真是你的？”女子毫不含糊地点点头，

说了声“谢谢”，就拿起衣服走了。

这该死的内衣总算有人认领了，刘兴明心里一下子轻松起来，他对赵梦兰说：“我就说我是冤枉的嘛！”赵梦兰一笑，勉强相信了他，刘兴明这一关总算过去了。

过了两天，刘兴明和一个女子在饭馆吃饭，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那天上门来认领内衣的人。其实，她是刘兴明花了两百块钱请来帮忙认领的，刘兴明还答应事成之后请人家吃顿饭。

两人正吃着，赵梦兰却突然从天而降，指着刘兴明说：“好啊，这回让我抓了个现行，还有什么话说？”

赵梦兰根本就不相信刘兴明的鬼话，所以就暗中注意了他，刘兴明知道，这回真的是黄泥巴掉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不久，刘兴明和赵梦兰协议离了婚，财产大部分都归了赵梦兰。走出民政局大门，赵梦兰忽然朝刘兴明一笑，问：“你晓得那内衣是谁的吗？”刘兴明摇了摇头。

其实，那内衣是赵梦兰的，她早就想和刘兴明离婚了，苦思冥想，才找了这么个由头……

（题图：孙小片）

领养一条狗

■
周海亮



第一天，他听朋友说有个地方关着一批流浪狗供人领养，那地方的负责人说了，没能力一直照顾这些狗，所以就等七天，七天后没人领养的狗就只能处理掉了。他头一次听说城市还有这样的地方。只是“处理掉”是什么意思呢？转手卖了？处死？恐怕结局都不太好吧。“不过，假如有人肯去领养一条狗，那条狗就会得到赦免。”朋

友最后说的这句话，让他动了心思。

回家跟女儿和妻子商量，女儿挺高兴，妻子却嫌麻烦，不大乐意。他耐着性子争取了一番，到底是把妻子说服了。

第二天，他去了朋友说的那个地方。一群被关在铁笼里的狗见到他，全都冲他叫起来，那声音不是狂吠，更像低吟或者乞求。负责人问他想挑哪一条，他说哪一条都行。



负责人问：“带证件了吗？”他一愣，问：“身份证？”负责人说除了身份证，还需要在居委会开张证明。他问为什么，负责人说：“证明你有固定住所啊！如果活得连条狗都不如，你还怎么领养？”他想想，也对。领养一条狗，起码得让狗活得舒服。

第三天，他去了居委会，那里却没有人。他打玻璃门上留的电话，居委会的负责人说，今天是周六，他们没有留人值班。不过他如果有急事，她会马上赶过去。他说是有急事，想开个固定住所的证明，好领养一条狗。负责人说：“这就不是急事了，起码没有我现在正做的事情重要。”他问：“你现在正做什么事？”负责人说：“给我的头发做护理。”他想了想，给头发做护理，就相当于给狗洗澡了，这事是挺重要。反正离领狗期限还早，不妨等明天再说。

第四天，他再去居委会，那里还是没有人。他给负责人打电话，让她马上过来，负责人说现在她还在做头发。他说：“昨天不是做过了吗？”负责人说：“昨天没做好，今天换了一家。”他说：“这我不管，你一定得赶过来给我开证明。”负责人想了想，极不情愿地说：“那

两小时以后见。”他回了趟家，躺沙发上歇一会儿，竟睡了过去，梦见自己变成一条狗。醒来再去居委会，那里还是没有人。他打电话去问，负责人说：“刚才我去了，可是你不在。等了你一会儿，现在我回来了。”他说：“那你应该打我电话啊！”负责人说：“周一再说吧，反正是七天期限。知不知道你挺烦的？”

第五天，星期一，他终于办下那纸证明。本想下午就去领养狗的，可是中午时，妻子却变卦了。她说有个朋友近来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是家里养的狗将她感染。他说这毫无根据，那大夫肯定是个庸医。妻子说可是如果不养狗，这一点就肯定可以排除。他说：“可是我把证明都开了。”妻子说：“反正我不同意养狗。如果你敢把狗带回来，第二天我就把它重新扔到街上去。”因了妻子的态度，他在家闷了一个下午，待晚饭时，再一次与妻子商量，说养条狗没什么的，对培养女儿的爱心也有好处。妻子说，下午院方有消息了，说朋友的病与狗无关。他小心翼翼地问：“那就是同意了？”妻子说：“只准在储物间里养。”他笑笑，说：“遵命！”

第六天，本打算一早就去领狗，可是公司突然接下一笔订单，需要他去签合同。他跟经理请假，经理问他：“一条破狗重要还是两百万重要？”当然是两百万重要。于是，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中午，经理在公司里摆了个小型的庆功宴，他喝多了，睡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他给领养狗的地方打电话，对方说：“我们马上就要下班了，你还是明天再来吧！”对方有些想挂断电话的意思。他说，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对方说：“所以你还时间啊！”他说：“明天肯定行？”对方说：“放心吧！六十多条狗，还不够你挑的？”然后电话就挂了。怕明天还有事，他提前给经理打了个电话，说明天无论如何也得放他一个下午的假，他得去领养狗。公司经理说：“行，只要上午把你的事情做好，就算你下午去领养一个爹，我也不管你。”

第七天，下午去领养狗的途中，他开车不小心把别人家的车给蹭了，他想赔对方两百块钱了事，对方却偏要喊警察过来。他说：“我得去领养狗。”对方说：“你是想逃吧？”他说，要是去晚了，那条狗就没命了。对方说：“你是想吃狗肉火锅吧？”这句话将他激怒了，

他一拳挥出去，那人的脸就开了花。后来警察赶到，他说尽好话又赔了钱，警察和那人才肯放他离开。如此一折腾，来到领养狗的地方时，已是下午三点半了。他庆幸好在是三点半，如果是四点钟，那条狗说不定就没命了。

可是所有的铁笼都空着，他一条狗都没有看到。

“狗呢？”他问。

“全处理了啊！”负责人摊开两手。

“不是四点以后才处理吗？”

“早半小时有什么区别吗？我们着急下班……”

“可是我要来领养狗啊！”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你要来？你要来为什么不提前来？”

“不是四点以后才处理吗？”

“早半小时有什么区别吗？”

他想哭。后来他真的蹲下来，面对空空的铁笼，抱着头，哭得像个孩子。负责人看不懂了，说：“你又不知道你要领养的是哪条狗……你一条狗都不认识，你到底在为哪条狗哭？”

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为哪条狗哭，可是他越哭越伤心。他竭力想让自己停下来，但他就是停不下来。

（题图：孙小片）



首座 御厨

■ 王永坤

同治年间，慈禧太后在养心殿正南另设了专为她一人“开小灶”的小御膳房。小御膳房的首座御厨为“庖长”，担任庖长年数最长的，当数王玉生。

王玉生和慈禧算是老相识了。当年慈禧还是个名唤兰儿的小丫头，住在北京城的劈柴胡同里。胡同口，有个兼卖豆腐的王家饭馆，掌柜的便是王玉生的老爹，而小儿子王玉生则专门负责卖豆腐。

那日，兰儿的母亲老胃病犯了，

只想吃王家又嫩又爽口的白豆腐，偏偏手头钱紧，只摸出一文钱让兰儿去买。可王家豆腐要三文钱一块，一文钱怎能向人张口？兰儿硬着头皮去了王家饭馆，她浑水摸鱼，扔下一文钱，拿起豆腐就想走，却被王玉生拦下，两人争执起来。吵声惊动了王掌柜，王掌柜这人不仅心善，阅历也深，深知那拉氏毕竟是吃“铁杆庄稼”的镶红旗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个咸鱼大翻身，得罪不得！为此，他当下并不揭穿兰儿，不仅说自家的豆腐本就是一文钱一块，还另送她一大块豆腐权当赔礼……

就这样，一文钱一块的豆腐，那拉氏一家吃了两年！两年后，果真如王掌柜所料，兰儿被挑为“秀



· 传闻轶事 ·

女”入了宫,后又生下皇子,被封为懿贵妃。那拉氏一家从此飞黄腾达,直上青云。不久,懿贵妃高坐鸾轿回家省亲,前面马队鸣锣开道,后面侍卫举戟压阵,威仪赫赫,四邻街坊都要跪接!

不承想那天到了午饭时,面对满桌丰盛佳肴,懿贵妃却一点胃口也没有,非要吃王家饭馆的豆腐菜不可!此时,王掌柜已经年迈,灶上掌勺的换成了王玉生。听说懿贵妃要吃豆腐菜,王老掌柜诚惶诚恐,急得手足无措,倒是王玉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即切下一大块豆腐,

往炒锅里一放,拌着香葱,一阵煎炒之后,盛在盘里就让人端了过去。不想懿贵妃大快朵颐,吃得格外满意,立召王家父子,当面有赏!大喜之下,懿贵妃对王玉生挺欣赏,想招他入宫当御厨。王老掌柜大惊,正要婉言谢绝,王玉生却一头跪倒在地,叩谢“皇恩”了!

回来后,王家父子关起门来争执不休。王老掌柜说伴君如伴虎,皇宫是万万去不得;王玉生却说富贵险中求,只有进皇宫才能撞大运。儿大不由爷,王玉生不管不顾地入了宫,王老掌柜从此夜夜做噩梦,不久就去世了……

王玉生还真的撞上了大运。几年后,咸丰驾崩,儿子同治继位,懿贵妃垂帘听政,就是慈禧太后。水涨船高,王玉生也成了庖长。为使慈禧吃得满意,王玉生让手下御厨轮番进呈各地的奇珍异馐、名特吃食,还挖空心思地换上些吉祥菜名,每每博得慈禧开颜一笑……

王家大富大贵了,在王玉生的操持下,推倒了王家饭馆,盖上了白玉酒楼,匾额便是太后的墨宝!





白玉酒楼门前车水马龙，达官贵人接踵而来，日进斗金。王玉生越发觉得，伺候这个老佛爷，值！他觑了个机会，又把侄女云翠弄进了宫，就在慈禧的身边当侍女。

转眼间六年过去了。云翠也已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了，该嫁人了。这天，王玉生正在御膳房里忙着，云翠站到他身边，半天不吭声，闷闷不乐的。王玉生一细问才知道，这丫头也正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犯愁呢。王玉生心疼侄女，知道这事不能耽误了。按照宫中的规矩，年满十八岁的宫女，可以要求出宫自配——自找婆家嫁人。而近来，慈禧和刚刚大婚的同治不知怎么闹起了别扭，心火正盛，若是正面求慈禧放云翠出宫，八成不行。这可咋办？王玉生当晚在床上翻起了“烙饼”，想着老佛爷爱美食，看来这事还得在“吃”上想想法子……

两日后的早膳时，膳桌上的菜无论荤素，都遮着两片嫩绿的菜叶，只有中间的一盘菜是用油红的鸡肉烩成桃花状，外围六只大红虾，格外鲜艳惹眼，堪称“万绿丛中一点红”。慈禧一眼就注意到了这盘菜，银箸刚要往外伸，一旁的云翠早把这盘菜端到了她面前。慈禧先吃了一口鸡肉，松嫩可口；随后又去

夹大红虾，还一下子夹上来两只——两只虾头尾相连，虾须结绕在一起，分明是一对，咬在嘴里鲜香松脆，滋味极美。

“嗯，不错。这道菜是什么名儿啊？”慈禧问。一旁的司膳太监忙指指云翠，回话说：“启禀老佛爷，这是云翠他叔，也就是王庖长特意炒了献给老佛爷的一道菜，菜名儿叫‘红娘自配’。”

“噢，原来如此。”慈禧一怔，这才注意到云翠今日穿了一件红裙子。慈禧银箸一放，对云翠笑吟吟地道：“好个‘红娘自配’，哀家明白了。明几个就放你出宫！”云翠一听，连忙跪谢。

“谢什么，咱们可是老街坊呢！”慈禧随即又道，“啥时候你有了婆家，回来告诉哀家一声，哀家也好给你凑样嫁妆，添杯喜酒！”云翠娇羞不已。慈禧说到做到，第二天果真放云翠出了宫。

一年后，云翠要嫁人。大喜之日，王玉生急着出宫送侄女出嫁，偏偏慈禧点他的一道菜——他最拿手的葱炒豆腐。慈禧慢条斯理地用罢早膳，方才命李莲英亲送王玉生回家，另赐他一方锦盒，嘱到家后才可打开。王玉生不由有点纳闷。

来到白玉酒楼，已经是日近正



· 传闻轶事 ·

午，王玉生一下轿，就见门楼上挂着白幡，家中哭声一片，心中不由一咯噔。看门的老掌柜见了王玉生，忙凑过来对他咬耳朵，说上午云翠姑娘正要上喜轿，太后御赐的一支金玉花簪和喜酒就到了。喝过御酒，喜轿刚抬到大门口，穿着大红吉服的云翠姑娘却突然一声惨叫，从喜轿上跌了下来，腰弓如虾，双目暴突，口鼻里黑血直流，气息已无！家人情知事有蹊跷，但谁敢多言？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对外说云翠姑娘暴病身亡。喜事变成了丧事……

王玉生听了，惊得脸色煞白，两腿直哆嗦：什么御赐喜酒，分明是御赐断肠酒！可……可太后为什么要赐死云翠啊？

王玉生身后的李莲英一声冷哼，喝退老掌柜，把王玉生扯到耳房里，门一关，道：“王老哥啊，实话说，你也算是个人物了，可如今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呢？千不该万不该，当初你不该向太后进呈那道‘红娘自配’菜，更不该让你侄女穿红裙子，这可犯了太后的禁忌！”见王玉生仍愣呆呆的，李莲英进一步点化道：“老哥啊，你在宫中多年，难道不知太后最见不得的就是别的女人披红挂彩？就

连她的皇后儿媳，因为大婚时穿了红袍都让她嫉恨不已……”

王玉生顿悟，当年穿着绿色秀女装进宫的兰儿，姿色并不出众，与咸丰春风一度，侥幸生子后，咸丰再也没有正眼瞧她，甚至当众骂过她是个不配穿红衣的贱婢……

王玉生欲哭无泪，痛心喊道：“云翠啊，是老叔害了你啊！”

李莲英又打开随身带来的那个锦盒，里面并无金玉珠宝，只有一条三尺白绫和一个麻核桃。王玉生一见，顿如跌入冰窖，全身直颤：三尺白绫是赐死用的，而麻核桃则是给判了千刀万剐之罪的犯人受刑前堵嘴用的，这、这又是何意啊？

李莲英一声长叹道：“你侄女被赐死，太后岂敢仍用你做庖长？再者，太后的事你知晓得太多了，该堵你的嘴了。今日你若不肯死，他日太后会再找借口判你个谋逆之罪，那么你们王家都要跟着抄家问斩。你万万不可再糊涂了，我就在门外等你的准信儿！”说完，李莲英走出耳房并关上了门。

王玉生彻底明白了，双泪长流，悲号一声：“爹，悔不该当初没听您老人家的话！”他颤抖着双手把那条白绫搭在了房梁上……

（题图、插图：陆小弟）



大路不走钻小道

陈贵方是个自拍控和旅游发烧友。这天，他正在一个郊外的景区拍得起劲，身后有个女的叫道：“有完没完？让让！”这截路很窄，陈贵方正好挡在了中间，他赶紧侧身闪到一边。路过的是一对男女，女的年轻漂亮，男的看上去却有些年纪了。女的走过陈贵方身边时甩了句：“这些玩自拍的都是神经、自恋、变态！”

陈贵方自嘲地笑笑，跟在他们后面继续前行。前面有条岔道，通向一个山坳处，这会儿，便听男的说：“这山越来越陡，我爬不动了，那条小路挺平缓，咱们过去瞅瞅吧，没准有些特别的景色呢。”见他们两人拐上了小路，陈贵方嘀咕道：“你们才神经呢，大路不走钻小道。”

又走了一会儿，陈贵方发现路边撂着个旅行包，却不见人，正奇怪呢，头顶忽地空降下来一个小青年，把陈贵方吓了一跳。陈贵方举头望望，一侧石壁上有个岩坎，离地快四米了，这个愣头青肯定是从那上面跳下来的，再一看，嘿，对方手里还拿着自拍神器。原来，这家伙竟然自拍“高空展翅”。这时，对方也注意到了陈贵方手里的自拍

朋友圈里的自拍照，倒也见过不少：漂亮的，俏皮的，开心的，沮丧的，一个人的，一大家子的……可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

最牛自拍照

□ 孙新峰





· 新传说 ·

杆，乐了，主动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叫刘超。刘超说：“咱俩都喜欢自拍，都是独行，不如结伴而游吧！”

陈贵方同意了，两人边走边聊，十分投机。陈贵方说，他喜欢独行，计划游遍全国，只恨时间不够。刘超说，他也不求有伴，目标是走遍天下，就恨钱不够。

下山后，天快黑了，两人找了个酒馆畅饮一番，又到宾馆开了个标间。不过，在下一步的去向上，两人起了争执。

敢情是个背包客

两人都想按自己的计划来，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陈贵方提了个方案：比自拍，谁去的地方多就听谁的。当下，两人翻出手机图库，PK起来。

陈贵方去的地方还真不少，林林总总，气象万千。再看刘超，荒郊野岭、奇峰怪石、险山陡道……陈贵方叹为观止，敢情刘超是个背包客呀！两人看似打了个平手。

“我还有另类自拍呢，再比！”陈贵方说着，打开了另一个图库。

所谓另类自拍，就是些创意拍或奇葩拍，这里面有陈贵方的怪脸照、大脚丫子特写、蹦极自拍……

陈贵方得意地说：“还有这张，是在河里拍的，我就靠一只手划水游到河中间，又游回来，手机硬是没沾水。你呢，你有什么得意之作让我领略一下？”

刘超也打开了另一个文件夹：“瞧，这里有我飙摩托车自拍的，有我扒火车自拍的，有我躺在铁轨上列车驶近时自拍的，有在帐篷里一条蛇爬过我身上时自拍的，有失火逃跑时自拍的，还有这是抢拍到的车祸……”陈贵方傻眼了，这才是奇葩呢，跟他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不由想起了先前那个女人的话，叹道：“看来，我就是个自恋狂，而你是个变态狂。”

刘超反驳说，这是一种爱好，也可以说是间接的行为艺术。这些话陈贵方倒爱听，忍不住夸奖道：“这些照片要是发朋友圈或网上，绝对吸眼球。”

刘超却说，这些大部分都算得上是违法记录，他才没那么傻，留下线索让警察抓。他没啥炫耀欲，纯粹自娱自乐。陈贵方似乎扳回点面子，说道：“我的自拍可全都能见光，不过以后我一定会拍一张最牛的自拍照让你看看！”

刘超点头说：“好，我等着，咱们先加微信。不过，明天……”



愿赌服输，陈贵方说：“跟你走！”

照片里面有玄机

晚上躺在床上，陈贵方在整理一天的自拍成果，看了一会儿，他嘴里嘀咕道：“咦，把他俩也装进来了。”陈贵方说的，就是路上遇到的那对男女。

“老少配，哼！一看就知道准是哪个贪官或大款携情人搞鸳鸯游的。”刘超听他说得奇怪，忍不住看了一下，失声叫道：“他俩怎么来了？”陈贵方比刘超还惊讶：“你认识他们？”

“岂止认识！”刘超眼中几乎喷出火来。

原来，这男的姓罗，是刘超以前的老板，花心好色。女的叫王丹，是刘超的前女友。王丹虚荣心重，贪图享受，轻易就被罗老板搭上了手。为免除干扰，罗老板找个由头把刘超给辞了。刘超临走时诅咒王丹：“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赌你不是被姓罗的甩掉，就是死在他手里！”自那以后，刘超对生活失去信心，索性做起了背包客。

陈贵方唏嘘不已，说：“真是巧了，你们都跑到这儿来了，幸亏没撞见，不然……”刘超咬着牙接

口道：“不然我会杀了他们！”

见刘超气得两眼发红，陈贵方只好劝他看开点。后来听陈贵方说，当时罗老板和王丹拐上了一条小路，刘超脸色一变，皱着眉头不说话。突然，刘超说：“咱们改变一下行程，去那条岔道！”陈贵方不乐意了：“去那干什么？就是找到王丹，她也不会回心转意的。”

刘超摇摇头：“这荒山野岭的，偏往小道钻，我怀疑姓罗的根本没安好心！”

陈贵方一下瞪大了眼：“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刘超冷冷地说：“前不久我就听说王丹和姓罗的闹了一场，要他离婚，不然就闹得他身败名裂，姓罗的被气得不轻。你说，这情形下，两人会好好出来旅游么？八成是姓罗的想找机会要了王丹的命呢！咱俩走一趟吧，姓罗的万一真下了手，不能让他逍遥法外！作为补偿，我会为你献上一张最牛的自拍照！”

人命关天，陈贵方倒不好推了。

第二天，两人再度踏进景区，拐上那条岔道，翻过了山坳。两人一直留意周围的状况，往前搜了几里，竟真的发现了端倪——有一块小坡上的土被动过了，土是新的。



两人动手扒了起来，好在土压得不紧，挖了有一尺深后，一张惨白的人脸露了出来！陈贵方惊得张大了嘴：死者真的是昨天骂他自恋、变态的那个女人！

来张最牛自拍照

王丹被一刀割喉致命。

刘超脸皮不住地抽搐，眼中泪光盈动。陈贵方说：“你已经尽了心，报警吧。”

“先取个证再说！”刘超拿出手机，陈贵方也跟着掏手机，可一想，拍死尸干吗呀！而刘超——天

啊，他的取证方式竟然是自拍，只见他下到坑里，侧身躺在王丹身旁，举起自拍杆，给自己和死尸来了两张亲密合影。陈贵方看呆了，这举动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想不到刘超对王丹爱得这么深啊！

谁知刘超说：“你可别想多了，我只是答应过你，要拍一张最牛的自拍照，你觉得这张怎么样？”

啥？敢情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拍一张“最牛自拍照”！那也太变态了！陈贵方甘拜下风：“你赢了！就凭这张，我永远也比不过你……你出来吧，咱们赶紧报警。”不料，刘超失态般狂叫起来：“报什么

警？这种女人贪图享受，这就是报应，我才不会为这种人伸张正义。我还要敲姓罗的一笔，老子有了钱，就真的能行走天下了！”

这番话让陈贵方简直听愣了，而刘超也不再理他，真的给罗老板





打起电话来。电话里，刘超威胁罗老板说，如果不给五百万，一定报警把他供出来。陈贵方在一边听着，从刘超得意的表情来看，罗老板不但真的是杀人凶手，而且乖乖就范了。

陈贵方上前劝道：“刘超，别动歪心思，那样你也成罪犯了。”他拿着手机准备报警，却被刘超一脚踢倒在地，手机也跌出老远。刘超面色狰狞地瞪着陈贵方，陈贵方慌了，本能地想捡起手机打电话求助，刘超却抽出皮带，向他脖子勒去。危急时刻，陈贵方伸出左臂挡在了脖子前。

皮带勒得很紧，但有手臂护着，两人僵持不下。陈贵方再次劝道：“刘超，你不能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我知道王丹的背叛和被杀让你受到了刺激，现在收手还来得及，要是杀了我，你就彻底走上不归路了。”

刘超咬牙道：“大道理我也会讲，可灵魂不值钱。姓罗的答应给五百万，我原打算分你一点，我们兄弟俩一起游天下。可现在你要坏我的好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好吧。”陈贵方右手还抓着手机呢，他伸直手臂，把镜头对着自己，说，“反正要死了，最后一次

来个自拍吧。”

呵，没想到兄弟你也有这样的“雅兴”！在自拍这件事上，陈贵方与自己果然“志同道合”，刘超显得更兴奋了，他索性把脸也探出来，说：“拍吧拍吧，满足你最后一个心愿。记着我的脸，免得将来去阴间找你时，你认不得我了。你先走一步，等我这五百万花完，会到阴曹地府给兄弟你赔罪的。”

陈贵方“咔”的一声，拍了一张，拍完了他仍在忙活，似乎在看效果。刘超暗笑他迂腐，腾出一只手，去拽陈贵方护喉的手臂，陈贵方却突然说：“收手吧刘超，我已经把照片传到朋友圈了，我要是死了，谁都知道是你杀的我，你就是拿了钱也没命花。”

刘超一愣，伸手就去抢陈贵方的手机，陈贵方却把手机死死握在手里。刘超连忙掏出自己的手机查看——陈贵方的朋友圈里果真发布了他的“行凶罪证”，而且只过了短短几十秒，已经有不少人关注评论了！

刘超的精神一下子垮了，瘫倒在地，垂头丧气地喊道：“哥们，你赢了，你这才是最牛的自拍照啊！”

（题图、插图：刘为民）



牙医奇遇

□ 蒋世平



於文远是个牙医，在一个小城市，辛辛苦苦经营着一间牙诊所，只是生意一直不太景气。这天傍晚，诊所正要打烊，一个粗眉毛大汉闯了进来。见他皱着眉、咧着嘴的样子，於文远知道，生意来了。

於文远亲切地问：“哪颗牙齿疼？”粗眉毛哼着：“左，左边，下面的板牙。哎哟，疼死我了，快给我止痛吧。”

於文远请粗眉毛坐在诊疗椅上，然后自己走进里间的无菌室，拿出几个药瓶，调制了一会儿，再取两支棉签，浸在药水里。过了一会儿，於文远拿着两支药棉签出来，轻轻地往粗眉毛的两个耳朵里插。

不一会儿，於文远笑着问：“不疼了吧？”粗眉毛眉梢一耸，说道：“真的，好像不疼了。”

於文远有点得意了，这治牙疼的小偏方是一个奇怪的老人传授给他的。一年前有一天，天气很冷，一个留着白胡须，穿着粗布衣的老人走进诊所，默默地坐在了电炉边。於文远以为是来看牙的，便上前询问，可老人爱理不理地说，只是过路的，进来暖和暖和。於文远倒是好脾气，非但没把老人赶出去，还给老人递了杯热茶。老人接过茶，



也不吭声，自顾自坐着。倒是於文远，趁着诊所没病人，絮絮叨叨地和老人聊着天。临走前，老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后生，我告诉你一个治牙疼的土法子。”于是，老人把用药棉签插耳朵来治牙疼的偏方，教给了於文远，只是特别交代，此偏方不能外泄。后来，於文远试了偏方，竟然真的有效，每次有病人牙疼得厉害，於文远总能手到病除。因为成本不高，於文远也就没有另外收费。

这会儿，於文远调整了一下诊疗椅的角度，轻轻拨开粗眉毛的嘴，仔细检查了一番，然后说：“你的牙龈发炎，都灌脓了，得抽出脓液，等炎症消了，才能拔牙。”粗眉毛瞪着眼，焦虑地说：“你现在就给我拔！不消炎。”

於文远摇摇头，认真地说：“那可不行，不消炎拔牙，搞不好会有严重感染，开不得玩笑。”

听於文远说得严肃，粗眉毛也就不再坚持拔牙了。於文远用注射针，抽去他牙龈里的脓液，一边清口腔，一边说：“兄弟，说句玩笑话，你刚才一瞪眼，和昨晚新闻里放的那通缉犯竟有点像，真把我吓了一跳。”

粗眉毛脸一沉，说：“少啰嗦！”

通缉犯能跑你这里来？”

於文远笑了：“我是个医生嘛，通缉犯要是牙疼，我也得治啊！”说完，他给粗眉毛开了点消炎药，仔细交代了服用方法。粗眉毛接过药，走了。

第二天，於文远刚开门，粗眉毛又来了。他眼睛通红，手捂着半边脸，对於文远说：“快，拿棉签给我插耳朵！”

於文远又走进无菌室，配了药，拿着两支棉签出来。粗眉毛抢过去，就往耳朵里塞。於文远说：“你的牙，还是得等消炎后拔掉，我这土方法，可治标不治本啊！”

粗眉毛塞了棉签，疼痛明显好转了，他抽出棉签，从怀里摸出一大叠钞票，对於文远说：“你多配制几瓶，让我带走。”

於文远愣了一下，摇摇头说：“我答应过传授我土方的人要保密。这位兄弟，你牙疼起来，到我这里来，我自然给你治，也不收你药水钱，但你要带药走，这就不行了。这钱，你收起来吧。”

粗眉毛不耐烦了，把钱往桌子上一拍：“有钱你不要，是不是要吃枪子儿！”

粗眉毛那凶悍的样子，让於文远又想起电视上的通缉犯，他心里



· 新传说 ·

一阵发怵：“兄弟，别开玩笑，我真的不能违背誓言。”

粗眉毛像是看穿了於文远的心思，嘴角一斜，道：“我告诉你，我就是那通缉犯！拿药去！”说着，他“唰”地从裤袋里摸出一把手枪，枪口对着於文远点了点。於文远哪里见过这阵势，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

粗眉毛说：“你既然怕死，就

去给我配药。不然，我就让你尝一颗子弹！”於文远瘫在地上，浑身发抖，说话都结巴了：“好，我、我配……”於文远哆嗦着爬起来，朝无菌室走去，哪知他前脚刚迈进去，后脚就“啪”地锁上了门，隔着玻璃门，於文远掏出手机作势要报警，粗眉毛恨得嘴里骂骂咧咧，抬腿狠狠地踹了门一脚，收起枪和桌上的钱，跑了。

於文远一阵后怕，刚才粗眉毛要是真开枪或砸玻璃门，自己肯定难逃一劫。他本来确实想报警，可一来手机忘了充电，刚才根本就没开机；二来诊所本来生意就不好，警察再一上门，谁还敢来呢？想想自己也没啥损失，他也就作罢了。只是一连几天，於文远呆在诊所里都提心吊胆的。看到眉毛浓一点的男人，就会胆战心惊，好在粗眉毛没有再露面。

又一天傍晚，於文远正在诊所吃盒饭，忽然门前人影一闪，进来一个人。定睛一看，正是好几天不曾露面的粗眉毛！於文远把手里的饭盒一甩，本能地伸手拿手机。粗眉毛大步上前，用手压住手机，笑道：“还想报警？”

於文远紧张得说不出话。粗眉毛露了露夹克内侧口袋里的手枪，





笑道：“医生，我牙还疼呢，你还是配几瓶药给我。”於文远一个劲地摇头。粗眉毛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惊得於文远浑身发抖。

这时，一个穿着旧衫的白须老人，不慌不忙走进来。於文远瞪大了眼，这老人，正是传授偏方给他的人。老人走过来，拍拍粗眉毛的肩膀，对於文远说：“小子，你真是好样的！”

怎么？老人和粗眉毛认识？於文远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老人说：“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那么牙医就是救命的人啊，这个工作马虎不得，人品和技艺都要过关。我给人看了大半辈子的牙，一直在找个靠谱的传人。一年前，我看你的诊所生意一直冷冷清清，就想来看看到底是你的技艺不行，还是人品不行。当时你好心收留了我，我很感激。我有心传授了偏方给你，想助你一臂之力。如今我就想来看看，你有没有渡过难关。倒没想到，虽然缺钱，你却没有仗着绝技牟取暴利，生意一直做得很本分啊，而且紧要关头，你还能信守诺言，小子，现在我当真信得过你！”

於文远恍然大悟，看着粗眉毛，嘀咕道：“你也太吓人了。”

粗眉毛笑着说：“那天，我出了你的诊所，这位老人跟着我走了好远，给了我好多钱，要我来吓吓你，说我要是表现得不好，他还给我免费拔牙呢。”说着，他拿出手枪，补充道：“这是个玩具枪，试试你的。”

老人也不含糊，立马要粗眉毛坐下张开嘴，然后，让於文远看着左下侧那颗残缺的虫牙，於文远看了看，这牙龈炎症已消，完全可以拔牙了。

老汉握着於文远的手，在粗眉毛腮帮子上摸了一会儿，然后，指着残牙对应的地方，对於文远说：“你像我这样，屈着手指，对，就这样，往这个位置弹！”

於文远按老人吩咐，屈指弹去。“咚！”发出清脆一响——粗眉毛的那颗残牙，像小石子一样跳了出来，落在地上。

老人“哈哈”大笑：“我这江湖牙医，就这两样绝艺。我遵师嘱，都传与后人了！”老人说罢，捋着白须，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后来，粗眉毛大汉忍不住把这段经历跟人分享了，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於文远的牙诊所现在生意可红火呢！

（题图、插图：刘为民）



· 新传说 ·

有个朋友，你骂了他，他不还嘴；你打了他，他不喊疼。他一辈子陪着你、护着你，只忠诚于你。你们会说，这“朋友”真够笨的，但如果我有这样的朋友，我会爱他爱到骨子里……

狗有九条命

□ 王德君

笨狗咬了女朋友

大笨是条看家狗，是住在槐树镇东的老宋头养的。老宋头的儿子叫宋平安，再有两天就满十八岁了。

这天傍晚，宋平安送女友刘莎莎回家。当走到镇东那片小树林时，四望无人，两个年轻人情难自禁地抱在了一起。忙乱之中，刘莎莎性子急了点，把宋平安给推倒了。这工夫，周遭很静，没人，可有条狗始终藏身暗处盯着他们。



这条狗，就是大笨。大笨吠叫一声蹿出，直接扑倒了刘莎莎，并在她白皙的腰臀部留了两个渗血的牙齿印。见好事被狗搅了，宋平安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该死的蠢货，怎么谁都咬？滚过来！”

大笨瞅着宋平安，怯怯走近，像极了知道犯错的孩子。宋平安哪管这些，抄起块拳头大的土砖劈头盖脸砸去。大笨急忙缩脖后退，土



砖擦着脑门飞过。宋平安见状，愈发火大：“蠢货，你给我站那儿不准动，不准躲！”

大笨还真站住了，不再退后。宋平安气急败坏地奔上前，狠狠踹向它的后胯。大笨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没躲没闪，然后骨碌碌滚出了两三米远。

“过来！再滚过来！”宋平安不解气，又骂。

大笨像是被踢得脱臼了，几次想站起，却又趴了下去。最后，它只能用两条前肢拖着后腿和屁股，一下又一下，强撑着再次爬到了宋平安的脚下。这时，刘莎莎递来一根木棍，龇牙咧嘴地发狠：“平安，快打死这条疯狗，打呀！”

刘莎莎是宋平安交往的第一个女孩子，自然喜欢得不得了，她的话，宋平安可是言听计从。宋平安当下接过棍子，抡起就打。

所幸老宋头及时赶来，一把抓住宋平安的手腕。

“爹，这蠢货胡乱咬人，该打！”宋平安愤愤叫嚷。老宋头瞥了眼刘莎莎，用低得只有爷俩能听到的声音说：“我都瞄见了，大笨以为她欺负你，在帮你。”

实话实说，老宋头不咋喜欢刘莎莎。刘莎莎比宋平安大几岁，在

槐树镇的歌厅驻唱，兼陪酒，平时交往的人也杂。

听说在认识宋平安前，刚和一个绰号叫刀疤的混混闹掰，分了手。

“它捣乱！”宋平安涨红着脸大声辩驳，“狗不养八，鸡不过六，你早该杀了它吃肉！”

民间确实有“犬不八年，鸡无六载”的说法，说居家饲养的鸡犬禽畜，都不能养得年头太久。因为它们每天都和人接触，人说话它们就在旁边听着，一举一动也都看在眼里。六年八载之后，人性渐通，没准儿会成精成怪，闹出祸害人间的邪祟之事来。而大笨，已活了十七八年，大大超了限。街坊们私下嘀咕：这老狗若非和猫似的有九条命，就是被脏东西附了体。不然，又怎会一次次死里逃生，逢凶化吉？每回听见，老宋头都会吹胡子瞪眼：“净胡说！今后谁再瞎嚷嚷，可别怪我老宋头翻脸不认人。”

眼下，听儿子竟也这样说，老宋头动了怒：“臭小子，这些屁话你也信？要杀了它，你不觉得亏心？”

自家笨狗你也偷

宋平安咂巴咂巴嘴，想起了发生在七岁那年的一档子事。一天，



· 新传说 ·

镇长胡大头的儿子正吃糖米糕呢，大笨“呜”地冲了上去，当场把孩子的魂儿给吓掉了。请人收完惊，胡大头气哼哼地找上了门。人家不差钱，就想要狗命。老宋头好说歹说，只差给人下跪了，胡大头总算让了半步，道：“这畜生蹬了我儿子，一脚还一脚，也让老子踹它一脚完事！”

那就踹吧。老宋头心一硬：“大笨，过来，让他踹！”大笨听话，慢腾腾地走了过来。胡大头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一脚就把大笨踢得飞出两丈远，脑袋撞墙上昏死过去。

那天夜里，老宋头在柴房守到天亮，差点死透的大笨居然又呼出一口气，活了！只是从那以后，大笨落下了腰椎脱白的病根。

等到大笨能走，老宋头狠剃了

宋平安一眼。宋平安当即脸红到了脖根，情知老爹早看破了自己的伎俩——他馋人家的糖米糕，于是就向大笨使了个眼色。最终，他捡起糖米糕躲进了树林，大笨则挨了打。后来，像这种事儿又发生过多回，大笨的腰椎脱白过一回又一回，可它就是不长记性。

这会儿，想起往事的宋平安，不觉心虚了，嘟囔着：“你跑不就得了，干吗傻呵呵地往前凑……”

听着宋平安的嘟囔，老宋头硬邦邦地回道：“因为它是狗，不是人。”说完，弯腰提起大笨的尾巴，照其脊背猛力一拍，只听“咔嚓”一声响，当是腰椎骨复了位。接下来，老宋头抱着它回了家。宋平安则抱起刘莎莎，一溜小跑奔去医院，打了一针狂犬疫苗。

按说，这事儿到此也该结束。可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半夜，一个黑影攀上了老宋头家的院墙。大笨警觉，呜呜低叫着冲出柴房，纵身扑向那个黑影。

老宋头被惊醒，打亮灯推开房门一张望，大笨竟骨碌碌跌





出了院墙。老宋头心头一“咯噔”，拔腿跑向院门。晚了，等抽了挡门棍推开门，大笨早没了影儿。

“大笨，你跑去哪儿了呀？回来！”接连喊了几嗓子，老宋头隐约听到东面的树林里传来了狗的呻吟声。循声追去，老宋头瞅见不远处的山洼里烧着一堆柴火。

夜半三更的，怎么会有火？莫非……老宋头不敢再往下想，手里紧攥着挡门棍摸了过去。很快，他看到了七八个年轻人，有男有女，正围着一只麻袋嘻嘻哈哈，又踢又踹。再一细看，其中还有那个刘莎莎和自己的儿子宋平安！

只听一个小伙子喊：“平安，莎莎姐甩了刀疤跟你好，却被狗咬了，你不会不心疼吧？”

另一个小伙子紧跟着起哄：“过了今夜，平安就满十八了，大伙说，该不该举办个成人仪式？”

“应该，太应该了！杀狗，烤肉吃，让莎莎瞧瞧你的诚心！”

在大伙七嘴八舌的鼓动下，宋平安热血沸腾，拎起根木棍跨到了麻袋前。可这厢刚刚抡圆胳膊，就见身前多出个人——老爹。

“你真有出息，连自家的狗都偷！”老宋头沉脸叱骂道，“没良心的东西！”

“我都成年了，你能不能少管点我？”宋平安想在哥们和女友跟前保住面子，大着嗓门喊，“它不过是条狗，老狗、蠢狗，你干吗总护着它？”

就这样，爷俩一个要杀狗，向女友表心意；一个要救狗，硬拦着儿子下手。彼此较上了劲，越吵越凶，吵着吵着，宋平安脖子一梗，将了老爹的军：“爹，你说吧，你到底是要我这个儿子，还是要这条笨狗？”

不要儿子我要狗

显然，老宋头没料到儿子会使这么一手，顿时愣了神，但短短片刻，他就给出了答案：“我要大笨。”宋平安倍感惊愕：“为了一条狗，你竟连儿子都不要了？好，我走，我再也不回来了！”喊着，还撒气似的抬腿狠狠踢了麻袋一脚，大笨发出了声声悲鸣。

“你真长大了，有种！那你就顺着这山洼，滚吧。”老宋头指着不远处的山洼，冷冷地说。

山洼尽头，是槐树镇所辖十村八乡的坟茔地，大大小小的坟包连成了片。老宋头蹲下身，边解麻袋边喃喃念叨，说十七年前，他去给爹娘上坟。因贪杯多喝了两口，竟



· 新传说 ·

趴在坟头上睡着了。就在睡得迷迷糊糊时，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声。女人边哭边骂，骂死鬼男人无情，留下他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就连公婆姑嫂都防着她，还作践孩子是野种。听得出，女人没少受气，哭到最后竟把襁褓里的孩子往坟前一放就要走。女人来时，身后跟着条狗，是看家的笨狗；女人走时，笨狗去扯她的裤脚，想告诉她抱上孩子，却被踹了个跟头。女人丢下一句话：“我管不了他了，你守着他吧，别让野狼叼了去！”

“幸亏那是条笨狗，不是人，要不也跟着女人走了。笨狗就那样一直趴在襁褓前守着孩子。蚂蚁爬上孩子的脸，它就一只一只地给舔掉……”老宋头一边说着，一边倒提起大笨的尾巴，冷不丁拍向脊背。大笨疼得“嗷”的一声叫，蜷成了一团。

“完了，不是脱臼，是断了。”老宋头抱起大笨，踉跄着往回走，“当年，我瞅着可怜，就把孩子和狗都带回了家。本想那女人会来找，可等到现在也没见人……不说了，不说了，那有块碑，刻的名字叫周达甫，去给他磕个头再走吧，毕竟他才是你亲爹。”

听到这儿，宋平安愣怔当场，呆若木鸡。蓦地，有个小伙子惊声大叫起来：“平安，小心啊！”

转瞬之间，意外再生，一个黑影从宋平安身后的灌木丛中醉醺醺地蹿出，举棍砸下！刘莎莎看到了，也认出了来人，是刚被她甩掉没两天、正怀恨在心的男友刀疤。可她没拦也没劝，转身溜之大吉。老宋头也看到了，但他终究年事已高，没了利索劲。

倒是大笨眼尖，用两条前腿猛地一扒老宋头的肩，拖着后半拉不能动的身子扑了出去。刀疤棍子一斜，砸中了大笨的脑袋。

“大笨——”宋平安终于醒过神，哇哇大哭着张开双臂抱住了大笨……

第二天，刀疤就被槐树镇派出所找了去，至于他得了什么惩罚，没人打听，也没人在意。大伙儿最关心的是大笨，大笨还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仍旧没死！还有人神神叨叨地说：“大笨肯定是被平安他亲爹附了体，才会处处照看他！”

不过老宋头总说，那些玄玄乎乎的，纯属无稽之谈，大笨只是条普普通通的狗而已。它虽然没人聪明，可比人更有情义。

（题图、插图：谢颖）



冤家路窄

□ 时应友

赵小川在一家饭店当服务生。一天晚上，快下班了，店里却一下子来了十几位客人。其他服务生都不愿意接，赵小川却笑脸相迎，把客人们领入自己负责的包厢。为首叫虎哥的客人非常豪爽，点的都是好菜好酒。赵小川窃喜不已，看来今晚提成能得不少呢。

等一帮人吃饱喝足已是深夜了，赵小川守在包厢门口昏昏欲睡。这时，虎哥掏出一沓钞票来，赵小川以为他要买单，不料虎哥只抽出一张递给赵小川，说：“帅哥，到

马路对面超市帮哥买包香烟，骆驼牌，三十八块，剩下的钱算你的辛苦费。”赵小川一下子精神了，撒腿就往外跑。可一连问了几家超市，都没有那个牌子的香烟，没办法，他只能无功而返了。

等回去推开包厢的门，赵小川傻眼了，屋内一个人影都没有。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慌忙追出酒店，大街上空空荡荡，冷冷清清。赵小川顿时感觉手脚无力，瘫软在地。

第二天，老板把赵小川狠狠地骂了一顿，还罚了他半年的工资。赵小川气得直咬牙，决定再也不做服务生了。很快，赵小川跳槽到另一家饭店，在后厨当打杂工。

一晃几年过去了，赵小川凭着



· 新传说 ·

勤奋刻苦，从打杂的变成了掌勺的大厨。这天晚上，准备工作做完，他刚坐下来歇息，前厅经理阿娟神采飞扬地走进厨房，叫赵小川开一桌一万块标准的菜单。

“一万块？”赵小川瞪大了双眼。阿娟瞥了他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少见多怪。”其实阿娟心里不怎么待见赵小川，因为上次体检时，阿娟发现赵小川怕打针，抽个血还得戴上眼罩，要其他人牵着走。一个大男人这样像话么？

这会儿，阿娟边走出厨房边催促道：“你别傻愣着了，赶紧开菜单，客人等着呢！”赵小川自然不敢怠慢，认真开好菜单让人送了去。可是没一会儿，菜单又被退了回来，其中的两道菜被划掉了。

那可是两道赵小川的拿手菜啊！赵小川不干了，找阿娟理论。阿娟只一句话就把赵小川打发了：“告诉你，这桌菜可是肥肠的！”

肥肠这人赵小川没见过，但他的事倒听过不少。几年前肥肠还是个混混，靠坑蒙拐骗过日子，一次买彩票中了大奖后，投资当上了大老板。有钱后，肥肠生怕以前的仇家报复，所以行事十分小心谨慎。肥肠是这个饭店的老客户，每次出

手都很阔绰，赵小川可惹不起。

赵小川想起听人说过，肥肠可不好伺候，身上毛病多，有好多忌口。没办法，赵小川只好往菜单上添了两道炒蔬。可阿娟一看菜单，随手就把那两道炒蔬划去了。赵小川急了：“还不行？那你倒是开个菜单我看看？”阿娟还真不含糊，拿起笔飞快地写出一行字，而后把菜单甩给赵小川。赵小川一看，阿娟开的两道菜都是糖醋口的。“不用再让客人看看了？”赵小川问。阿娟说：“不用，客人准满意！”

不一会儿，肥肠的包厢里，好菜都上桌了。赵小川也好不容易停歇下来，他刚想收拾收拾下班，突然有同事跑来找他：“小川，楼上肥肠的包厢，找你呢！”

肥肠找我干什么？难道菜不对胃口？赵小川忐忑地走到包厢门口，开了条门缝朝里看。只见包厢里只有一个客人，阿娟正在殷勤地给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夹菜——肥肠肯定就是他了。“老板，这可是你最爱吃的松板肉，多吃点，过足了瘾，呆会儿一枪把它们灭了。”

阿娟说要“灭”了谁？赵小川在门外听得糊里糊涂，只是心里更紧张了。这时候，肥肠抬起头向门口瞟了一眼，四目相对，赵小川差



点跳起来，肥肠竟然就是几年前那个让自己赔了半年工资的虎哥！

一时间，赵小川心跳加快，不知所措。只听肥肠在里面喊道：“门外的人，进屋说话。”赵小川正在犹豫进还是不进，阿娟却不由分说一把将他拖进屋，介绍道：“老板，你刚才夸的厨师就是他，这盘松板肉就是他秘制的。”

肥肠似笑非笑地盯着赵小川看了好久，看得赵小川直冒汗。他摘下厨师帽，抹了抹额头的汗珠，故作镇静地问：“菜还满意吗？”没想到，肥肠突然一拍桌子，冷冷地说：“尝尝你自己做的菜！”

赵小川心里翻江倒海：怎么，难道今天你肥肠又要来找我的茬？赵小川气不打一处来，猛地吞下盘里的肉，瞪着肥肠，狠狠地咀嚼。

肥肠盯着赵小川的喉咙，直到赵小川咽下那块肉，他才“哈哈”大笑说：“好！我要灭了它！”

到底要灭谁？难道真的是怕我说出他当年的糗事，要杀我灭口？赵小川急了，死死盯着肥肠，看他到底是要掏枪还是拿刀，可谁知肥肠并没有动作，而有个文身男却递了一个小箱子进来，阿娟一手接过，从里面取出一支注射针……

现在灭个人都这么“斯文”了，

流行“注射死”啊？赵小川感觉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没了知觉……

等赵小川醒来，发现同事们都围着他，而肥肠已经不见了。阿娟走过来，说：“肥肠死啦！”赵小川翻身而起，想问是怎么回事。阿娟却抢先问起赵小川与肥肠之间的“恩怨”，无奈之下，赵小川只能说起那段不堪的往事。

“看来肥肠是罪有应得！”听完赵小川的故事，阿娟愤愤不平，“肥肠生性多疑，一开始看你眼熟，你一摘帽子，他就完全认出你了，怕你报复他而在菜里下毒，所以故意让你也尝一口。见你突然倒地，以为菜里真有毒，惊吓过度，心脏病复发，没到医院就死了。我说你怎么突然就晕了呢？”

赵小川苦笑道：“我晕针，不然体检时何苦要戴眼罩呢！对了，你拿的那针筒里究竟是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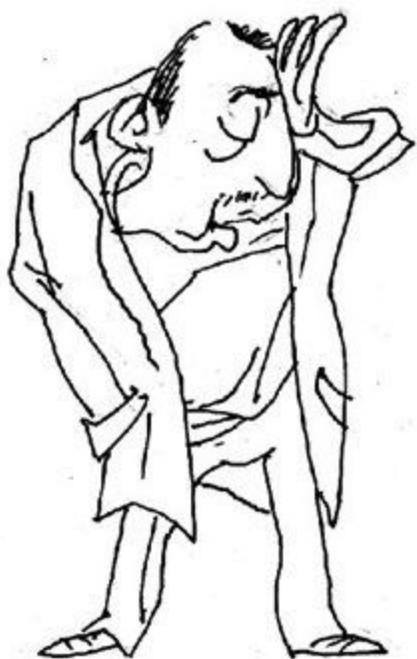
“胰岛素呀！肥肠有糖尿病，平时胰岛素不离身的，今天却忘了带。偏偏他吃多了，所以让保镖回去拿了来，想要补打一针。”阿娟感慨道，“呵，哪想冤家路窄，肥肠终究难逃一劫啊！”

（题图：潘胜奎）



同是天涯失意人，狭路相逢，是一场破罐破摔的恶斗，抑或另有生机……

闻鸡起舞



□ 侯子

财神上门

崔东亮自主创业，承包山林养土鸡。可眼看要有收益了，一场山火却毁了一切，他只好带着火场余生的几十只鸡，搬回了自家的老屋。老屋门前有个岔口，连接着国道，弯儿有些急。路左边是崖壁，右边是河堤，还都种着树，视野不好。崔东亮的鸡散养惯了，总乱跑，遭过路的汽车碾轧了一只又一只，如今只剩下一公一母两只鸡了。

这天，崔东亮正在屋内长吁短叹，远远听见有汽车引擎声。再看院内那两只鸡，激动得扑起了翅膀，

八成是饿了。他犹豫了会儿，慢慢打开了院门，两只鸡“嗖”的一声就从门缝蹿了出去。紧接着，就听外面又是喇叭声，又是刹车声，崔东亮应声奔出去，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打着漂移，横在了路边。一个四十多岁的黑瘦司机从车里下来，惊魂未定地瞅来找去。

崔东亮操起个铁钩子冲上前，弯腰趴在车底，一探手，飞快地钩出一只被碾得稀烂的死鸡。他把死鸡提在手里冲着对方怒吼道：“你怎么开车的？前面那么大的牌子你没看见？”岔口立着个硬纸板制成



的警示牌，上面歪歪扭扭是崔东亮饱蘸浓墨涂成的大字：“前方事故多发地段，减速慢行！”司机连连道歉：“不好意思，我真没瞧见。这么着吧，我赔。”崔东亮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再看看他那辆破车，好长时间没洗了，连车牌上都蒙了层尘土。崔东亮开口道：“我这是正宗土鸡，怎么着也有七八斤吧，一斤按五十算，你给四百吧。”

对方看了看他倒提在屁股后的死鸡，点了点头，从身上掏出一叠钞票，点出四张大钞。崔东亮偷眼一觑那叠钱，再一寻思，对方这么好说话，看来还有油水可榨。于是他又指指不远处咯咯乱叫的母鸡：“我这鸡是夫妻鸡，感情深着呢。你把公鸡轧死了，母的肯定也活不了。这母鸡，就算你三百吧。”崔东亮边说边留意对方的神色，以防真惹恼了对方不好收场。没想到对方爽快地又点了三张大钞：“行，谁让我今天心情好呢。”

看来今天是财神上门了，崔东亮又摆出一副哭丧脸：“你别急，我这还没算完呢。这一公一母，开春就能抱窝了，不出一个月就又是群小鸡。就这群小鸡，算三百不贵吧？得，您掏一千块就完事。”其实说这话时，崔东亮心里也没底，

不料对方听了，尽管脸色有些难看，却依然不急不躁，递过张名片：“行。可你看，我现在身上只有不到两千，其中一千，是我今天要还的欠账。要不，剩下的钱我下次送来？”

崔东亮接过名片一看，这司机叫安光荣，还是家货运站站长。崔东亮想，今天能赚的钱可不能搁到明天。钱不够，拿点东西凑数算了。他二话不说，探头钻进车里，想找些可抵价的东西，可车里只有几个破纸箱。一扭头，驾驶台上有个亮闪闪的小镜子，是打鸣的公鸡形状的，挺精致。得，就它了吧！

没想到安光荣一见镜子，变了脸：“不行，镜子留下！”

深不可测

崔东亮也不乐意了，把镜子往对方怀里一丢，说：“我看你是想赖账吧？”说着，他把名片也一扔，嘀咕道：“谁知道这玩意是真是假？”安光荣见状，思忖了片刻，面色凝重地弯下腰，擦去了车牌上的灰尘：“名片可以是假的，它可假不了吧。你把它记住了，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崔东亮打眼一看，呵，这车牌是一连串的“9”组成的，这可



· 新传说 ·

是能上拍卖会的吉祥号啊！再瞅瞅这辆破面包车和面前一脸胡碴子的安光荣，崔东亮有些不淡定了。这是那么值钱的车牌，怎么挂在了这破车上，这人，到底什么来头？崔东亮细一琢磨：坏了，这车牌八成不是真的，这人敢伪造车牌，就不是什么善主，甚至有可能是混黑道的！崔东亮有些软了：“嗯……赶着这快过年的当口咱俩碰上了，也算是缘分。您就给七百得了。”可安光荣却说：“人无信不立，话出口不改，就一千。”

安光荣这态度让崔东亮心里更发虚了：“咳，要说我那对鸡，其实也不是原配，我看，您给四百够了。”安光荣乐了：“你再这么说下去，估计一分都不要了吧？”

“嗨，其实吧，这鸡我正想今天宰了吃呢，不想您替我代劳了，咱俩就算两清了吧。时间不早了，大哥，您赶紧上路吧。”崔东亮越来越觉得对方在扮猪吃老虎，他心慌得很，想赶紧打发人走。

不料拦神容易送神难，安光荣这些年受够了欠人钱的滋味，眼看今天就能无账一身轻了，他可不想再多一笔糊涂账，他较上劲了：“我轧死的鸡当然该由我来赔。”

怎么还不依不饶呢？崔东亮有

些恼火了，话里有话地说：“大哥，这伪造车牌可是犯法的！”安光荣一听，笑了：“兄弟，你把镜子翻过来看看。”崔东亮接过镜子，一翻，后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剪报：“我市‘五连9’车牌拍出天价，买主为天成实业董事长安光荣。”剪报上附有安光荣的照片。崔东亮扭头再仔细瞧瞧眼前这人，不由惊叫：“大哥，真是您！”

安光荣说，他白手起家，创办天成实业，获得了成功。可在成绩面前，他自我膨胀了。车牌拍卖会上，许多实力雄厚的公司老板都参与了竞拍，但别人懂得量力而行，安光荣却硬是斥巨资拿下了这块车牌。没多久，不良后果就显现出来了，天成公司因资金周转不灵倒闭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安光荣只好开了个小货运站，当站长兼司机，没日没夜地忙。

崔东亮仍有点不敢相信：“可是大哥，光这个车牌就值不少钱啊！”安光荣点点头，说：“是，但我不能卖了它。因为它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真正配得上它。还有这面镜子，每当累了，就看看背面，再照照自己，我就明白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负责。所



以这镜子，我不能轻易送人。”

崔东亮傻傻地听着，突然“咕咕”，一只大公鸡从河堤下的草窝里蹿出来。安光荣看看崔东亮遮遮掩掩藏在身后的死鸡，再看看脚下正相互打招呼的公鸡和母鸡，问道：“你不是只剩两只鸡了么？”

崔东亮长叹了一口气，丢了死鸡，抱头蹲在了地上。其实，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

闻鸡起舞

那场山火带来的损失太大了，连崔东亮用来运货的皮卡车都烧了。灾后他没钱买饲料，那些鸡都饿得咕咕叫。也是穷极生智，崔东亮想起过去他开着送饲料的车上山时，一鸣笛，鸡群就会跟在车后抢吃饲料的情景，他动了歪心。他搞了些玉米和一个模拟汽车鸣笛声的喇叭，喂鸡时，他故意边按喇叭，边把玉米粒往已烧成残骸的车轮下撒。训练一段时间后，鸡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听到有汽车驶来，就争先恐后往车轮下钻，崔东亮就借机以死鸡来碰瓷了。有时车一停，也可能一只鸡也没轧到，崔东亮就预先在路边的树叶堆里藏一只死鸡，趁人不注意，飞快地用钩子钩出来，好讹对方。

“这只公鸡叫灵灵，很聪明，知道车轮下危险，就飞到对面河滩上找吃的，这不，吃饱了它才回来。”崔东亮说着一摆手，“您没轧着它，您走吧。”安光荣听罢，目光一闪：“难怪我看你手中的鸡怪怪的，不像刚死的样子，那路口的警示牌也是你写的？”

崔东亮羞愧地点点头，他立那个牌子，是想让司机减速，这样他才有时间“设埋伏”。他结结巴巴地说：“这段路有些险，我怕万一司机没经验被鸡群吓着，心一慌开车冲下了河堤或撞了崖，我可担待





· 新传说 ·

不起，所以提醒司机开慢些。我只想昧两个钱，并不敢害人啊！”

“你这还不叫害人？”安光荣怒气冲冲地挥起了拳头，转瞬，他握拳的手又松开了，轻轻在崔东亮肩头一拍，“嗯，谢谢你救了我。”

这阵子安光荣白天黑夜连轴转，车到岔口时，他已困得不行。迷糊中，突然有东西从车窗前掠过，吓得他一激灵醒过来，才发现车子正直直往崖壁撞去……

“要不是那只大公鸡从车前飞过，我怕是在劫难逃。”安光荣心有余悸地说着，略一沉吟，把手中的镜子递了过来，“要不，这镜子就给你吧。”迎着崔东亮不解的目光，安光荣呼了口气：“知道么，这是我最后一次送货了，有了这一千元的送货款，我的欠账就全还完了。本来我想把它留作纪念，可现在看来，你似乎比我更需要它。”

崔东亮心里一紧，嘴唇有些哆嗦：“大哥，今天您跟我说了您的事，我觉得我得到的就够多了。放心，我再也不干这种丢人事了。这镜子，您还是拿回去吧。”安光荣把镜子塞到崔东亮手中，乐了：“兄弟，你的鸡是怎么回事，说来听听？”崔东亮闻言，不禁鼻子一酸，细说

了起来。安光荣仔细听着，听崔东亮说得头头是道，安光荣认真地问：“你说，再翻一次身，得多少？”

崔东亮说：“二十万左右。”安光荣直起腰，静静思索着。良久，他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喂，王总，你不是一直想买我那个车牌吗？我决定卖了……”

崔东亮彻底蒙了：“大哥，最艰难时，您都没卖它呀！”安光荣的眼睛湿润了：“是，可它说到底就是个车牌嘛。其实我早盘算好了，当我偿清所有债务后，就把它变卖了，用作第一笔创业启动资金。不过我的创业计划还需要认真琢磨琢磨，而你的‘东山再起’可不能等啦，虽然遭了火灾，可你承包的山林还在，等过了年开春，山林返了青，你的鸡场也该开始动作了，我这笔钱可以先借你。”

崔东亮听得热泪盈眶，不知说啥才好。安光荣拍着他的肩说：“兄弟，我这是救急，不是救穷。前面路还长，你还得靠自己，懂吗？”

“懂，我懂。”崔东亮欢快地应着。他悄悄别过脸，擦去眼角的泪水。这时手中镜子迎着阳光一闪，他才注意到镜框上还刻有四个字：闻鸡起舞。

（题图、插图：潘胜奎）



蜻蜓的秘密

□ 衡德宏



程凡是位名气响当当的工笔画家，以画花鸟鱼虫为长，笔触精细了得。他的画作近来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价格扶摇直上，不少媒体纷纷把他捧上了头条。

这天，程凡到小青山采风，正流连忘返之时，忽听得身侧草丛中有动静，探身一看，一个女人突然从草丛中直起身来。

女人起先也是一惊，随即惊喜地叫出声来：“这不是程大画家吗？”程凡点头报以微笑，两人便闲聊起来……

一晃几天过去了，程凡家里闹翻了天，因为他失踪了。警察接到报案后十分重视，因为近段时间，

市里已接连发生了好几起失踪案，失踪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包括程凡在内，几位失踪者均为男性。经警方调查，这几位男性的生活和工作并无交集，也未曾与人结下过什么深仇大恨，所以很像是作案人随机而为。警方一时无从下手，但初步推断，作案人是强壮的男性，或许还不止一个人，否则哪能把这些男人一一降伏？

鉴于程凡的社会影响力，警局重案组领队李警官倍感压力。正忙得焦头烂额时，终于有线索出现：一家画廊内有程凡的画作出售，标注的作画时间为几个月前。可经几位专家鉴定，此画是程凡的真迹无



· 新传说 ·

疑，但并非旧作，而是近几日的新作。如果专家的鉴定不假，那么至少表明程凡还活着，可他为何要乱注时间？

这一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李警官立即秘密传讯画廊老板，询问画从哪里来。老板回忆说，这是他前两日逛鬼市时买来的。

所谓鬼市，是本市郊区一处偏僻的露天交易市场，多有不法分子进行地下文物交易。他们夜半来夜深走，来去如鬼，行踪不定。画廊老板说，当时他在鬼市闲逛，忽见一人卖画，他一眼认出这画正是程凡的真迹。眼下程凡生死不明，他的画作必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所以老板当时不惜重金买了下来。

李警官追问道：“卖画人长得怎么样？”

画廊老板一脸为难：“鬼市规矩你们是知道的，好多东西来路不明，买卖双方从来只看东西不看人，再说当时天色已暗，卖画人又裹得严严实实的。”

李警官最后问：“那看清是男是女没有？”

老板斩钉截铁地答道：“他穿着件夹克，个头虽不算高，但身材相当壮实，是男人无疑。”

李警官命下属对画廊老板的口

供进行核实调查，结果表明，老板所言，基本属实。案件调查至此，警方有了初步判断：程凡是被绑架了，作案人之所以没有杀害他，是为了逼他作画卖钱。为防止警方起疑，才故意在作画时间上造假。如此说来，那神秘的卖画人有极大的作案嫌疑。可此人究竟藏身何处？

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眼前这幅画，李警官和几位专家再次对着画作研究起来。

这幅画作的名字叫“蜻蜓点水”，画面上有一只蜻蜓正掠过水面，那针尖一样的尾尖于水面轻轻一点，水面正漾起一圈圈涟漪。

这时，有人忽然惊叫起来：“错了，全错了！”这是位跟程凡画风相近的工笔画家，姓王。只见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手指着画作叫道：“程凡一向自视甚高，此处却犯了一个大大的常识性错误！”

见大家仍一头雾水，王画家不由得侃侃而谈：“诸位应该都知道，蜻蜓之所以点水，是为了向水中排卵，是雌蜻蜓繁殖后代的动作，而此画作上‘点水’的蜻蜓却是只雄蜻蜓啊！”

大伙听了，纷纷凑到画前分辨，却依然摸不到头脑，有人不禁问：“王兄，这雌雄蜻蜓长得都差不多



啊，你又是怎么断定画上这只蜻蜓是雄性的？”

王画家得意地说：“但凡点水的雌蜻蜓，它的尾尖上必有一个菜籽粒大的点，亮晶晶的，那就是它要排的卵，同时它尾巴的颜色是红色的。而画作上的蜻蜓，尾巴是青色的，更重要的是，尾尖没有卵，何来点水一说？所以这是只雄蜻蜓无疑。想不到程凡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败笔啊！”

听了这番话，众人一阵唏嘘，唯独李警官却对着程凡的这幅“败笔”看出了神……

几天后，在小青山山脚下的一户农家门前，蹲守的警察终于等来了一个人，那人骨架粗大，走路生风，一副孔武有力的样子。

众警察上前擒拿嫌犯，可这人身手了得，竟一连撂倒好几位警员。警察们好不容易才最终将此人制服，可等近前一看，大伙全惊呆了：这人竟是个女人。

后来，警察彻底搜查了这户农家，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了被关押多日的画家程凡……

这次成功破案，李警官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对程凡的画作提出过质疑的王画家。原来当日，细心的画家一语道破程凡所犯的“常识

性错误”，这引起了李警官的深思，作为一个久负盛名的花鸟画家，理应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难道是他故意为之？明明只有雌蜻蜓才点水，程凡却画成了雄蜻蜓，他莫非是想暗示“雌雄颠倒”？众人皆认为嫌犯是男性无疑，可或许嫌犯根本是女的。

有了这个大胆的假设，李警官立即派人排查，终于获得了新的线索：原来第一位失踪的男性曾交往过一任女友，后来他嫌女友没有女人味，对她始乱终弃。而这位女友，曾是市散打队的一员骁将。

有了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很快案情真相大白：这位散打队员失恋后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心性大乱，开始肆意报复男性，她把那些渴望艳遇的男人骗到山中，再痛下杀手……当日，程凡撞见她时，她正埋藏尸体。她以为罪行暴露，顿时对程凡起了杀意。可就在下手前，她看到了程凡的画具和画作，认出了这位近日在各媒体上都频频露脸的知名画家。她转念一想，自己急需一笔钱跑路，何不先留画家几天性命，逼他作画挣点钱？不想程凡在画上不动声色地留下了破绽，终让这名“女汉子”落入法网……

（题图：刘为民）



挖田

□ 宋文奇



山顶来了挖田人

龙台山麓的龙台村里，住着龙老三两口子，夫妻俩年岁都大了，还坚持耕种着一块田。那块田叫山顶田，约五亩，位于龙台山最高处的山顶小盆地，在靠山壁一侧，有片沼泽，常年有水冒出。从龙老三记事起，山顶田的禾苗就不怎么长虫，从来不用打农药，所以这块田产的稻米特别好吃。

这年中秋，龙老三耕田的水牛寿终正寝了，他便买了台烧柴油的微耕机，俗称“铁牛”。下午，他扛着铁牛，正要下田，忽听身后有

人喊“老哥”，龙老三一看，见山道上走来一男一女两个老人，扛着锄头，那老头身材矮，脸灰，眼小；老婆子身材高，脸黄，眼也不大。灰脸老头说：“老哥，我们两口子是专门帮人挖田的，你的田就不用铁牛耕了，我们帮你挖吧。”

挖田，是最原始的耕田方式，是以前没牛的农民没有办法的办法。一台铁牛耕，大体相当于两头水牛；而一头水牛，则要抵好几个人挖。看模样，两位老人比龙老三还要年长很多，怎么这把年纪还出来吃这碗饭？这么大一块田得挖多



久？再说，工钱又怎么算？

黄脸老太看出了龙老三的心思，说：“老哥，我们保证三天帮你挖完，工钱嘛，你看着给就是。”她还说，晚上随便找个地方给他们睡就好，吃什么都行。

灰脸老头说：“老哥，我们无儿无女，一辈子就靠帮人挖田过日子，赏我们一口饭吃吧。”说着把裤腿一撩，“扑通”一声跳下田，扬起锄头，“扑哧”“扑哧”挖了起来，老太太也跟着跳了下去。老两口挖田的速度还真不慢呢！龙老三看傻了眼，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说：“两位先别忙着挖，先说说，你们挖一天多少钱？”老太太向龙老三比了个剪刀手。

龙老三问：“两个人两百块一天？”他随即飞快地盘算：这种挖法，一天两百块，如果三天挖完，工钱六百，不贵。自己刚买的铁牛还可以租出去。

老太太说：“不是两个人两百，是一个人二十。”龙老三听乐了：“二十？”老太太还不好意思地说：“三十年前，我们一人只收两块钱一天，现在什么东西都贵了，我们也跟着涨了价。”

龙老三估摸这老两口脑袋有问题，不忍心欺负他们，就说：“我

给你们每人八十块一天，每天两顿肉。”老头面露喜色，停下来，说：“好，有肉吃就行。”老太太也说：“就是，就是！”

老两口继续扬起锄头，“扑哧”，“扑哧”，挖得十分带劲。

饮牛石槽当脚盆

傍晚时分，老两口已挖了一亩多了。龙老三很满意，带他们回家吃饭。龙妻烧了锅五花肉炖萝卜，老两口吃得很香。饭后，龙妻给他们舀来半塑料桶滚烫的洗脚水，可老太太不好意思地说：“老板娘，我们从来都是凉水洗脚，而且都是两口子一起洗，有脚盆没有？”

龙妻夸老两口感情好，便给他们拿了个洗衣服的大塑料盆。老太太看了，歉意地说：“有木盆没有？用胶盆子洗我们浑身会痒。”

龙妻有点不耐烦了，说没有。老头苦着脸，望了老伴一眼，忽然看见院子里有团黑乎乎的东西，老头脸上一喜，说：“那个东西正好！”老太太一看，也乐了：“那东西好，那东西好！”那是只牛饮水用的石槽，有两百斤重。

当下，老两口请龙妻往石槽里舀了大半槽凉水，二老合力连槽带水抬进了客房，然后把门闩了，不



久，便熄了灯，再无动静。

次日清晨，天未全亮，老两口就起了床，把石槽抬出大门，倒了水，放回原处。他们早饭也没吃，就出门挖田去了。当天，老两口挖出两亩大小的面积，效率极高，龙老三惊讶不已。

当夜，老两口又把石槽抬到卧室洗脚，同样是进去关门，很快熄灯，次日天没亮就又起来去干活。

第三天傍晚，老两口就把五亩山顶田挖完了，比他们承诺的提前半天完成。龙老三拿出四百块钱递给老太太，老太太却只收了两百。老头说：“老哥，我们把土块铲得

比较细，只要保住水，明年开春，不用耙就可以直接插秧了。”

老两口表示，如果龙老三满意，明年秋后，他们还来帮他挖，说完就乐呵呵地走了。龙妻愣愣地看着老两口走远，忽然说：“我今天下午才发觉，客房床上的铺盖完全是老样子，没动过，这几天晚上，老两口好像没睡床。”龙老三说不可能，肯定是人家起床后又整理好了。龙妻眉头微皱，没说话。

次日早晨，龙妻在石槽里添上水，准备洗山芋喂猪，刚把山芋倒进去，突然抽了两下鼻子，说：“他爸，你来闻闻。”龙老三疑惑地走过去，蹲下身子，嗅到一股浓浓的泥腥味，他说：“大惊小怪，下过田的脚，洗脚水会是香的？”

人间再无挖田人

第二年，龙老三听了那位老头的話，没耙田就插了秧。秋收时，收成不仅没降，还比往年多了不少，龙老三很高兴，盼着那对老夫妻再上门。八月初十下午，灰脸老头和黄脸老太真来了，跟龙老三寒暄几句，两人就利落地挖起田来。

晚饭后，老两口仍然把那个石槽抬到屋里洗脚。第二天一大早，再把洗脚水倒了后，上山去干活。





龙妻进客房察看，见床上一切照旧，她悄悄洒在席子上的一小片面粉，还是原来的样子，证明老两口没在床上睡。不睡床，又睡哪？

下午，龙老三的儿子来了个电话，说他们房产公司的老板准备在龙台山开发别墅区，那块山顶田要被开发成“观龙湖乐园”了。

傍晚，老头和老太收工回来，龙老三开口道：“老哥老嫂，那块田今年我们不种了，你们明天就不用挖了。”老两口异口同声地问：“那么好的田为啥不种了？”龙老三把开发商的计划说了，老两口愣了好一会儿，默默地接过工钱，走了，老太太还边走边抹泪。

龙台山“观龙印象”开发项目很快动工了，在山腰修建别墅群的同时，挖掘机开上了山顶盆地，山顶田很快变成了“观龙湖”。赔给龙家那百来万补偿款让儿子领了，他用这些钱低价拿了一套山腰小别墅，给自己和老婆住。另外在镇上租了套一居室安置父母。这天，儿子让父母帮忙打扫别墅，龙老三和妻子打扫着房子，心里都不是滋味。中午时分，两口子饿了，正准备吃自带的馒头，突然，别墅门口有人喊道：“老哥！”

龙老三一看，竟然是灰脸老头

和黄脸老太。老太太说，他们这次不是来挖田的，是来请龙老三夫妇去他们家吃饭的。龙老三说：“这怎么敢当？你们住在哪里？”老太太一指远方：“牛头山顶。”

牛头山离龙台山有两公里，不算远。盛情难却，龙氏夫妇跟着老两口走了，不料刚爬上山顶，突然天色一暗，风雨大作。老太太往上边一指：“快进屋里躲雨！”那儿有间茅草屋，龙氏夫妇气喘吁吁地跑进屋里，却发现老头和老太都不见了，而茅草屋里，空无一物。

整整一下午的狂风暴雨，“观龙湖”决堤，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龙台山别墅群整个被冲毁……

这天夜里，龙老三梦见了灰脸老头和黄脸老太，二老对他说，他俩本是在山顶田沼泽里修炼了千年的泥鳅和黄鳝，在龙家过夜时，他们化为原形，睡在装了水的石槽里。他俩为龙家挖田，是不想让修炼之所被烧柴油的铁牛污染。可惜山顶田没了，他俩也再不帮人挖田了，就搬到了牛头山上继续修炼。“观龙湖”决堤，二老早有预感。龙氏夫妇善待过他俩，今天“请客”，其实是为了救他们的命……

（题图、插图：谢颖）



招聘真意

- ◆ “大牛如云”意思是：我们公司属牛的同事比较多；
- ◆ “有活力的技术团队”意思是：团队平均工作经历小于一年；
- ◆ “徘徊在牛 A 与牛 C 之间的一群人”意思是：永不止步，从来没在牛 B 上停留过；
- ◆ “提供住宿、班车及两餐”意思是：每周提供数小时与家人团聚；
- ◆ “期权激励拿到手软”意思是：希望能弥补你看到基本工资后的手软；
- ◆ “加入我们，给你足够大的发展空间”意思是：目前公司规模小于 10 人；
- ◆ “公司计划短期内上市”意思是：您也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
- ◆ “千亿市场的探索者”意思是：目前没看清市场在哪。

(推荐者：刘国栋)

惊喜发现

- ◆ 每次理发都是一场赌博，赌上一个月颜值！
- ◆ 同样的错不要犯两次，否则就熟练了。
- ◆ 每次去 ATM 机取一百元时，点钞的声音好像要给我几万似的。
- ◆ 其实每个人身边都有三种人在关心你：一种是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一种是关心你飞得累不累；还有一种是关心你什么时候摔下来。
- ◆ 当你毫不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 ◆ 什么是“眼前的苟且”？什么是“诗和远方”？例如，它们分别是你的淘宝购物车和收藏夹。
- ◆ 围棋被人工智能攻克，拯救人类尊严的重任要靠麻将了。

(推荐者：小 娃)





细节一把抓

- ◆ 搬家时常见的两个场景：“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会买这个？”“当时找了半天，原来你在这里！”
- ◆ 现在手机抢红包能让人抢到手软，你能抢到50元的劳斯莱斯购车代金券，20元欧洲十国游现金券，100元三亚海景别墅购房券，当然也有大红包，比如100万的买波音747飞机抵用券。
- ◆ 钥匙圈是一种十分实用的小工具，可以让你一次把所有钥匙都丢光。

（推荐者：野渡无人）

- ◆ 我妈会在遥控器上放两根头发。
- ◆ 小时候，我妈出门的时候，直接把有线电视的线带走了。
- ◆ 小时候，我妈出门就拉电闸。我再悄悄打开，可防不胜防，她回来后说电表数变化不正常。
- ◆ 我小时候偷看电视，在爸妈回来前半个小时开始用冰袋、毛巾降温，一切都打点好了，我爸爸一开门，说：“你又看电视了。”他说，他是闻出来的。

（推荐者：周继红）

家长们太机智了

金句乐一乐

- ◆ 人生其实很简单，要么吃苦，要么吃土。
- ◆ 给暗恋的人发“我刚刚吃药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如果他问你“是什么新闻”而不是问你“为什么吃药”，说明他不喜欢你。
- ◆ 我的心胸可以很宽阔，也可以很狭隘。比如说，我可以借给你9块钱，你甚至不用还，但

如果你从我9块钱的麦辣鸡翅里拿走一只，我跟你没完。

- ◆ 我觉得人生有两个阶段性问题：第一，人为什么要上学？第二，人为什么要上班？答案很简单：第一，为了以后能上班；第二，为了孩子能上学。

（推荐者：潘光贤）

（本栏插图：陆小弟）



救人一命

一日，汉宣帝宴请群臣。席间，有位大臣不善饮酒，竟小便失禁。不巧这一幕被一个太监瞧见，他和那位大臣素有嫌隙，于是就大声禀告汉宣帝：“陛下，有人竟敢在宫殿上解手！”汉宣帝怒不可遏，当下就欲以“大不敬”的罪名将那位大臣斩首。闯祸的大臣吓得瑟瑟发抖，谁也不敢替他求情。

“皇上，微臣有异议！”光禄大夫张安世起身说道，“何以证明大臣身上就是尿而不是酒呢？依微臣来看，这正是不小心弄洒了的酒。”一旁的太监反问道：“光禄大夫又何以肯定是酒洒了呢？”张安世不置可否，径直走到那个大臣身边，趴在地

上，舔了舔其潮湿的裤腿，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张安世才抬起头，笑道：“启禀陛下，看来确是误会，这正是酒啊！”汉宣帝也半天才回过神，思忖片刻，便摆手道：“放人！”

酒宴结束后，那个太监又悄悄对汉宣帝说：“皇上，谁都看得出，那个张安世是偏袒罪臣……”汉宣帝对他摆摆手，说：“休再多言，朕心里明白！”“可皇上您为何还要放人呢？”太监心有不甘地问。汉宣帝呵斥道：“张爱卿如此仗义救人，而朕还要去杀人，岂不让天下人都骂朕不近人情？”太监一听，只好讪讪离去。

后来，有人问张安世：“尝人溺，岂不恶心？”

张安世笑答：“能救人一命，值了！”

（作者：蒋晓飞；推荐者：方兴珍）



县令巧“赔”衣

从前，有个叫赵芥堂的县令，路过一家裁缝店，看到有人吵架，很多人在围观。原来，一个农民不小心把挑着的粪水洒在了裁缝店门前，店主认为这事不吉利，非让农民脱下衣服把粪水擦干净。农民苦



画一百头骆驼

苦哀求，店主就是不依不饶。

赵县令见状，走上前大声斥责农民道：“人家让你用衣服把粪水擦干净，你理应听从，不然本官一定要加重罚你！”时值冬日，天气寒冷，农民脱下衣服，露着上身，擦着地上的污秽。围观的人都窃窃私语，怪县令帮着富人欺负穷人。

很快，农民把地擦干净了，店主十分满意。赵县令便问店主：“这个穷苦的农民现在没有衣服穿，冻死了怎么办？”店主答道：“大人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是，赵县令让农民在店内选一件衣服。农民战战兢兢地拿了件布衫，赵县令摇摇头说：“这般单薄之衣怎能御寒？应当换件厚实些的。”农民便把布衫换成了棉衣。

“棉衣不如皮袄暖和呀！”赵县令说着，亲自选了件羊皮袄披在农民身上，点点头说，“这还差不多，你可以走了。”农民赶快挑起粪桶离开了，店主见了只能苦笑，心里却懊悔极了。

遇刻薄之人，有时不妨采取迂回战术，给其应得的教训。

(作者：张军霞；推荐者：郭卫阳)

唐伯虎早年曾以画扇为生，他画技超群，家喻户晓。一天，有人要求唐伯虎在扇面上画出一百头骆驼，画得出的话，愿出三倍价钱购扇；若画不出，就要白拿走三把上等的扇子。

这分明是刁难，可唐伯虎也不恼，提笔就在扇面上画了起来，只见他画了一片沙漠，又画了一座沙丘，扇面就快填满了，也没画出一头骆驼来。来人看了，不免得意：区区方寸之间，怎能画出一百头骆驼来？看来是赢定了。

不料，没过一会儿，唐伯虎把笔一搁，说画完了。那人一看，唐伯虎在山丘的左侧画了一头骆驼的后半身，前半身被沙丘挡住了；在沙丘的右侧，又画了一头骆驼的前半身，后半身藏在沙丘后。

那人说：“明明只有两头骆驼，还有九十八头没画呢！”

唐伯虎说了声“莫急”，又拿起笔，在画旁题了一首诗：“百头骆驼绕山走，九十八头在山后，尾驼露尾不见头，头驼露头出山沟。”来人哑口无言，只得服输。

一座沙丘，藏起了九十八头骆驼，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作者：赵元波；推荐者：丁香清幽)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
从读故事开始





根据日本漫画家手塚治虫的漫画改编

人头瘤



□ 王新禧 编译

该死的它又来了

当代医学发达，却依然对某些罕见的疑难杂症束手无策。名医间黑男今天收治的这个病人，就属于这类棘手难题。

病人名叫加藤德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富翁，同时也是位大慈善家。他人如其名，相貌纯良，经常扶贫恤困，人人对他赞不绝口。可这位大善人最近却得了个怪病，患处在右腿膝盖上。当间黑男卷起病人的裤管后，不禁“啊”地惊呼出声。行医济世四十年，这样恐怖的病症还是第一次见：一个不大不

小的瘤，就长在前膝髌骨处。肿瘤形似人头，眉、目、口、鼻俱全。只是眼睛还紧闭着，尚未睁开。

间黑男强抑住恶心和恐惧，询问病人何时得上这种怪病的。加藤吞吞吐吐地说：“这、这个瘤，半年前刚出现时，还只是个小疮口，慢慢地越变越大，后来瘤上还出现了五官，真是吓死人。”

说到这里，加藤忽然“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痛，又开始痛了。”他急急从一个手提袋里，掏出一片肥肉，放在人头瘤的嘴边。人头瘤慢慢张开嘴巴，将肥肉吸进口中，



咀嚼了几下。加藤轻吐一口气，说：“每次一痛，只要喂它吃肉，就能止痛。不过等到下次发作，痛得更厉害。”

间黑男却倒吸一口凉气，问：“你打算把它切除么？”加藤点点头，说：“对，越快越好。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了。”

“好，我立刻为你做切除手术。”间黑男填写着手术预约单，突然，一个声音传来：“医生，你不能切除我，你会后悔的。”间黑男循声望去，竟然是人头瘤在说话。间黑男问：“难道你会思考？”人头瘤恶狠狠地说：“你们欺负我眼睛还没睁开，想尽快解决我，是吗？我警告你们，这样做，只会得到更严重的后果。”

加藤哀求间黑男道：“医生，别听他的，我才是受害者。我请求您尽快动手术！”间黑男又望了一眼人头瘤，人头瘤的嘴角闪过一丝不屑。间黑男牙一咬，说：“马上进行手术！”

对于技艺精湛の間黑男而言，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切除手术，很快就完成了。加藤醒来后，在医院休养了几天，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可是三个月后，加藤又回到了医院，这回他的脸上，裹着一道道

纱布。间黑男见他这副模样，问道：“怎么？上次
的病复发了？”加藤颤抖着说：“医生，那恶心的瘤不但又出现了，还比上回更可怕。”他解下脸上的纱布，带着哭声说：“这回瘤长到脸上来了！”

果然，那个人头瘤比先前大两倍，几乎快要盖住加藤整张脸。间黑男也感到恐惧了，他定定神，说：“这种状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加藤痛苦地说：“医生，再帮我做一次切除手术吧！”

间黑男说：“好，但手术前，我要彻底查清病灶。”他让加藤躺到病床上，取来麻醉剂，打算从人头瘤上切下一小片做病原体检测。哪料想冰冷的刀锋刚触碰到那瘤，人头瘤忽然睁开双眼，冷冷地说：“医生，这回我可看清你了。”

请让我们一起死去

间黑男尽力让自己保持平静，和缓地说：“看来你拥有自我意识啊！这样也好，我们可以谈谈，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人头瘤忽然变得语气沉重：“医生，我请求你，让我和这个人一起死去吧。请相信我，这是最好的选择。”间黑男摇摇头，说：“作为医



·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无论你有怎样的理由，都不能阻止我拯救病人。”

人头瘤神情沮丧，慢慢闭上眼睛，不再说话。间黑男轻挥手术刀，切下一小片瘤体，送去化验室检测。三天后结论出来了：皮下脂肪异常繁殖，可能是寄生胎造成的。间黑男的心情轻快了些，虽然寄生胎极其罕见，但还是可以治愈的。于是他打电话通知加藤，来医院做了第二次外科切除手术。

一周后，间黑男亲自为加藤拆除层层纱布，加藤担心地问：“那个该死的瘤不会再出现了吧？”间黑男很有把握地说：“请放心，我这回与世界各国的肿瘤权威都通过电话，他们对手术予以了指点，而且我把病灶也清除了，一定没事

了。”加藤点点头，松了口气。

纱布被拆掉了，间黑男见加藤脸上的皮肤光洁平滑，十分欣慰。加藤急切地想要照一照镜子，间黑男取来一面镜子给他，叮嘱他多休息后，就转身准备离开。他正要开门，身后却一声惨叫：“太恐怖了！医生，医生！”间黑男回头一看，发现加藤的脸上竟然又长出了一个人头瘤，而且瘤的面相比先前更凶恶、更狰狞。

间黑男惊呼道：“啊！不可能！我已经把你切除了啊！”人头瘤张开眼睛，盯着间黑男看了一会儿，突然流出白色的泪水：“医生，求求你，让我和他一起死吧！这是唯一的法子。”间黑男怒气上涌，骂道：“可恶！你这个丑陋的怪物，又怎能明白医生的天职？我不准你伤害我的病人！”人头瘤听了，默默闭上双眼，再次沉寂。

加藤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他愣在那里手足无措。间黑男在病房里踱来踱去，却依然一筹莫展。这时，加藤突然高声咒骂：“该死的怪物，你怎么不去死！”

间黑男猛地灵光一





闪：“死？死……没错，死！”他从医疗包里抽出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走到加藤面前。加藤吓了一跳，颤抖着声音问：“您、您要干什么？”间黑男冷冷地说：“我要你死！”加藤惊得直打哆嗦：“为、为什么？”间黑男铁青着脸答道：“那怪瘤的目的是和你同归于尽，只有你死了，它才能永远消失。”

“哈哈，的确如此。”人头瘤突然又睁开眼，感激地说，“谢谢你，医生。如果你救了他，会害死无数人。”间黑男疑惑地问：“救他一个，害死无数？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人头瘤沉吟片刻，说：“好吧，就把秘密告诉你吧！”加藤却慌张地阻止道：“别，不要说。”人头瘤不理睬他，继续说：“很多人都以为这位加藤先生是位大善人，其实他是个从头坏到脚、坏到流脓水的伪君子！他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发家史就不说了，这几年他向议员行贿，在海边建了多座化工厂，不但污染了天空，还暗中把有毒废料直接排进海里，无数人因此染上种种怪病！可是他在政界有保护伞，谁也治不了他。医生，你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死？”

间黑男大吃一惊，近年来医院

确实收治了不少因海洋污染而得病的患者，他知道人头瘤没说谎。间黑男又问：“那么你呢？你也是因化工污染而生出来的吗？”人头瘤叹了口气，说：“至于我的来历，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反正说了你也不信。好了，动手吧！”

灵魂也得活着

间黑男点点头，一挥手，闪电般将刀刺进了加藤的心脏。

一周后，又到了拆除纱布的日子。间黑男为加藤解下一层层的纱布，加藤再度提心吊胆地问：“医生，这次该痊愈了吧？”间黑男信心十足地答道：“没问题！我的刀法在业界数一数二，这次虽然把刀刺进你的心脏，但只刺破了表层，并不致命，我趁机再次做了瘤切除手术。相信你的假死，已经瞒过了那怪瘤，不会再复发了。”

加藤小心翼翼地捧着镜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脸。间黑男也想验证结果，就在一旁陪着。两人等到天色都黑下来了，人头瘤果然没再出现。

加藤整个人都轻松了，他拿出自己随身带的皮包，笑着对间黑男说：“医生，您做得很好，我要重



重感谢您。”说着，加藤在皮包里摸索了一阵，突然掏出一把消音手枪，将枪口指向间黑男。

间黑男先是一惊，随即又平静下来，冷冷地说：“看来你确实不是好人。”加藤依然微笑着，说：“医生，您治好了我的怪病，我一辈子都会记住您，但您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便再也不能活在上世了，永别了！”加藤说完，正要扣动扳机，猛然感到面部一阵奇痒。他慌了神，急忙去照镜子，镜中又一次出现了一张恐怖的人脸，人头瘤再次出现了，而且彻底包裹住了加藤的整个头部。加藤就像失去自我意志一般，抬起举枪的手，将枪口抵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间黑男大喝一声：“住手！你要杀死他吗？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一直不能根除你？”人头瘤扭曲着面孔，说：“医生，你听说过‘魔由心生’吗？一个人欲念横生、天良丧尽的时候，内心便会被魔鬼占据，但天地有平衡之道，至恶必有至善牵制。我其实就是加藤德良被排挤的良心所化，只要加藤心中恶念不灭，代表善念的我也永远不灭。大半年前，加藤在视察化工厂时，曾不慎跌入被污染的海水

中，后来我就慢慢有了外在形态，还越长越大……”

间黑男若有所思，说道：“我明白了，对于你的出现，我也有科学的解释。这应该是病态多重人格的一种极端表现，病患内心有极其隐晦的心事，却无法对人说出，只能长期压抑，渐渐在心里化成了另一重人格。当遭到化学污染导致身体变异时，另一重人格便被导引出来，变成了一张人脸。”

“就算是这样吧。”人头瘤笑了笑，五官扭曲得愈发厉害，“现在，我已经包裹住了加藤的脑部，控制了他的神经。请不要阻止我，让我这可怜的灵魂和加藤肮脏的肉身一道，得到永恒的解脱吧！”说完，它苍凉一笑，闭上了双眼，加藤不由自主地扣下了扳机。

间黑男望着加藤的身子倒下，心中五味杂陈。他蹲下来，看着加藤的脸，脸上的人头瘤正在慢慢消退。那瘤在彻底消失前，说了最后一句话：“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但是，证明一个人活着，不单看肉体是否存在，更重要的是，灵魂也得活着。”

间黑男默默咀嚼着这句话，良久良久……

（题图、插图：佐夫）



青石墙，麦秸房，好闲姑娘屋里藏；篱笆院，土坯房，窈窕佳人会情郎……



千里姻缘

□ 张成磊

从前，青州郊外的沂莲山下有一户农家，当家的是张老汉，妻子早已病故，留下一个女儿。

这天，酷日当空，张老汉正在院子里满头大汗地种菜，忽然进来两个人，前面一个锦衣公子上前便拜：“岳丈在上，小婿这厢有礼了。”

张老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我与你素不相识，何来你这女婿？”

后面一个看样子是公子家的仆人，他一边打量着院落，一边说：“就是此地，就是此地！”然后，他上前对张老汉说：“老人家您先莫急，



且听我说。”

原来这锦衣公子乃山东海曲县王家公子，今年已二十有二。王老爷找算命先生刘半仙给儿子看姻缘，看看儿子啥时成亲。刘半仙掐指一算，对王老爷说：“恭喜，恭喜！今年正是贵公子的婚庆之年。”王老爷大喜，又问：“那新娘子在何处？”刘半仙把手朝西一指，说：“新娘子在千里之外的一处山脚下。”于是，王老爷就让家人王七陪公子千里迢迢来到此地寻亲。

张老汉有点不明白，问：“那你又怎知我家小女就是你家公子要寻之人呢？”

王七说：“当日，刘半仙特意留言道——‘青石墙，麦秸房，两只山鸡竹里藏。’您看，您家院子皆与刘半仙所言相符，定是此地无疑。”

张老汉这下乐开了花，回头冲麦秸房里喊道：“麦花，你娘说你日后会嫁大户人家，今日看来她料事如神啊！快，如意郎君当真寻你来了，不要整日窝于房中，快快出来见客呀！”

话音刚落，草帘一掀，麦秸房里出来一个少女，可她只背对着王公子道：“公子既然千里迢迢寻到

此地，定是上天冥冥中早有安排，可你知晓我相貌是俊是丑？”

那王公子好像也正担心这一点，就说：“烦请转过身来。”

少女说：“不！若你看了我的相貌，怕是会说找错了门！”

少女这么一说，那王家公子心里立时忐忑起来：听这小女子的言语，莫非她容貌奇丑？

少女见王公子忽然不作声，心里失望，便赌气道：“那算命先生之言或许不假，可千里之远，难免你寻错了门，公子不妨去别处再看看，没准还能觅到另一处‘青石墙，麦秸房，两只山鸡竹里藏’。”说罢，她进了屋，不再露面。

王家公子只好退出张家院落，在附近找了起来。这一找，当真另有发现……

过了半个月，王老爷专门派人抬了一顶花轿，要把儿子找到的意中人接回山东。不过，这“意中人”不是张老汉的女儿，而是南山坡下的黄家阿蓉。

听说王家派大轿接的新娘子是黄家阿蓉，那张老汉急了，就在半道上拦住王公子说：“你明明要寻的是‘青石墙，麦秸房，两只山鸡竹里藏’，据我所知，那黄家乃是‘篱笆院，土坯房，一只黄狗汪汪汪’，



与当日刘半仙所言并不相符啊！”王公子说：“来，来，你随我一起去黄家瞧一瞧。”

张老汉跟着王公子到了南山坡下，只见黄家青石墙垒得又厚又高，三间簇新的麦秸房立在院子当中，两只山鸡正在一片竹林里“咯咯”地叫着刨食……

张老汉一看傻了眼，喃喃说：“不对，不对，黄家从前可不是这般景象的……”

王公子一笑：“从前不是这般，但此时确是‘青石墙，麦秸房，两只山鸡竹里藏’啊，与我要寻的人家一模一样啊！”张老汉又惊又恼，心有不甘地离去了。

黄家阿蓉被接到王家后，王老爷挑选了良辰吉日，让一对新人完婚了。洞房花烛夜里，阿蓉悄悄问相公：“那日你来我家院外窥探，我正伺候瘫痪的老母，未曾留意到你在屋外。我自知相貌平平，又不懂得梳妆打扮，况且我家‘篱笆院，土坯房，一只黄狗汪汪汪’，与你要寻的人家相差甚远，你为何偏偏选我为妻？”

王公子微微一笑，道：“只因娘子人好心善啊，丈母大人重病卧床多日，娘子体贴服侍，不离半步，足见孝心。娘子怎说自己相貌不如

人？那日娘子替丈母大人轻轻打扇，自己却汗湿衣衫，那般情景让为夫看在眼里，顿生爱怜，此般女子乃天下最美。‘人以孝为先’乃是我王家世传家训，娘子乃良家孝女，我岂有不娶之理？”

王公子还告诉阿蓉，王老爷听说阿蓉是个懂得尽孝之人，很是高兴。为使黄家不被人说闲话，王老爷专门出资给阿蓉家建出了“青石墙，麦秸房，两只山鸡竹里藏”的新家园。至于张老汉的女儿，虽然后来听说她其实貌美如花，但那又如何？她一天到晚，只知躲在房里享清闲，独留老父在日头底下种地劳作。此般好逸恶劳之人，定是家风不严，家教不济，纵是家财万贯，也难叫人喜欢啊！

阿蓉听相公这么一说，娇羞地依偎到他的怀里……

（题图：陆小弟）

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姚自豪：yaobianji1950@126.com

吕佳：lujia411@126.com

丁娴瑶：dingxianyao@126.com

陶云韞：taoyunyun1101@163.com

曹晴雯：caoqingwen0228@126.com



儿子是警察

□ 李代金



克劳德是一个重刑犯，被判了十年徒刑，可他并不想把生命浪费在监狱里，于是私下串通了几个狱友，谋划越狱。

这天是周末，克劳德和其他重刑犯们被安排参加教育讲座。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克劳德就看到了讲台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儿子安迪！安迪穿着警服，显然是一名警察。克劳德心里五味杂陈，以他现在的身份，他实在不好意思去和儿子打招呼，于是他低着头，坐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爸爸，你好！”安迪竟然主

动走了过来，克劳德只好朝儿子点了点头。可一扭头，克劳德就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们父子俩。那一刻，克劳德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课后，有个囚犯对克劳德说：“你儿子是警察，不错啊！”克劳德听了这话，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这话是赞扬儿子，当然也是在嘲笑他了。还有囚犯悄悄对克劳德说：“没想到你儿子在这里工作，我们越狱的时候，只要他肯帮忙，我们就一定能成功！”克劳德瞪了那人一眼，没有说话。

这天晚上，克劳德把那几个准



备越狱的同伙叫到一起，他认真地说道：“我决定取消越狱计划。如果你们谁敢越狱，那就是跟我过不去！”听了这话，大家都傻了，当初提出越狱的人是克劳德，现在更有条件越狱了，他却要取消行动，这是在开玩笑吗？

看着大家埋怨、愤怒，还有些不解的目光，克劳德跟他们解释起来：“从前，我准备越狱，是只为我自己着想，只想着逍遥法外。现在，我儿子是这里的警察，如果我越狱的话，不管是否成功，他肯定都会受到牵连。他从小就想着当一名警察，我不能毁了他的梦想啊！这些年，我只顾自己在外边吃喝玩乐，没有好好关心过他，现在我只想好好服刑，争取早日出狱！求求你们，别再越狱了！”

听了克劳德的话，看着他湿润的眼睛，大家也都跟着红了眼眶，原来凶狠的克劳德是为了儿子才放弃越狱的。他们不禁想到了自己和家人，感慨万千，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有人说道：“好，放弃行动！为了自己和家人，好好服刑，争取早日出狱！”克劳德听了，松了一口气：“谢谢你们！”

从这以后，克劳德在监狱里积极改造，表现优秀。他还常常能在

听讲座时见到安迪，每次安迪都会上前打招呼说：“爸爸，你好！”虽然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问候，却给了克劳德无穷温暖。

八年后，减了刑的克劳德刑满出狱了。那天，安迪来监狱门口接他。克劳德回头望着监狱的大门，感慨道：“我再也不要回到这里了！”安迪笑笑说：“我也不要再回来啦！”克劳德一听，奇怪地问：“可这是你的工作啊，你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

安迪冲父亲眨眨眼，道出了一个秘密：原来，监狱早就听到了克劳德要越狱的风声，于是找到他的家人，希望家人可以劝他放弃这个危险的念头。儿子安迪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急着和父亲见面，而是找到监狱长，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希望到监狱当一名义工，隔三岔五能来监狱露一露脸，条件就是要求穿警服。他说只要爸爸看到他，以为他是这里的警察，一定会放弃越狱的……

克劳德恍然大悟：“安迪，是你救了我啊！”

安迪抱着爸爸，说：“爸爸，真正救你的人，是你自己啊！”

（题图：佐夫）



本期话题：讨工钱的故事

古往今来，向存心赖账的人讨要工钱一直是件令人头疼的麻烦事。在无法利用媒体曝光、法律维权等追讨手段的古代社会，劳动人民想要回自己的血汗钱，更多是凭借一颗聪明的头脑……

无把水瓢

从前有个卖木货的董老板，为人刻薄，唯利是图。有一次，董老板让一个木匠在半个月内做出一百个水瓢，每个水瓢给铜钱五个。

木匠紧赶慢赶，十来天就做好七十个水瓢了。董老板假装很满意，说要请木匠喝酒。可还没喝几口，木匠就开始拉肚子，直拉得浑身无力。木

匠怀疑董老板在酒里做了手脚，可董老板却死不承认。木匠只好自认倒霉，休息了三天才重新开工。等他把一百个水瓢做好，已超过了期限，董老板便以此为由，硬生生扣了木匠大半的工钱。

打发走木匠，董老板开始盘算用这一百个水瓢再赚上一笔。想什么来什么，这天，店里来了个外地客商，要买水瓢。董老板拿水瓢给他看，客商却说要无把的那种，况且三天内要凑齐一百个。董老板虽然奇怪，但人家要得急，价钱出得挺高的，他便不再细究，忙说：“无把水瓢有，三天后准交货。”客商很高兴，谈好价钱，说自己住在悦来客栈甲字房，然后就走了。

时间紧，找不到人干活，董老板只得去找原先那个木匠，请他把水瓢把锯掉，工钱从优。他好话说尽，还把之前克扣的工钱补给了木匠。木匠不计前嫌，连夜把活儿做完，领了工钱就走了。

三天后，董老板去悦来客栈通知客商取货，却被告知，那个客商





昨晚就结账走了，走前还给他留了一封信。董老板拆信一看，上面写着：“水瓢岂能无把，实为天下笑话；劝你今后做人，切莫刻薄奸诈；如不幡然悔改，打你满地找牙。”董老板晓得自己上当了，气晕过去。

原来，那天木匠从董老板家出来时边走边骂，恰好被路过的一位义士听到，义士便替木匠出了这么个主意，帮他讨回了工钱。

两个字

江员外的老婆，为人刻薄，人们背地里都叫她“母蚂蝗”。

这天，长工们找母蚂蝗结算工钱。母蚂蝗道：“在我家帮工，不光要手脚勤快，还要嘴皮子利索。你们每人给我讲个笑话，只能是两个字，头一个字，要引得我笑；后一个字，要逼得我骂。说得出的就开工钱，说不出的，就莫怪我！”

长工们急了，个个抓耳挠腮，答不上来，被母蚂蝗一个个赶了出去。最后轮到杜老么，杜老么说：“若我说得出，你得把九个人的工钱都开出来！”母蚂蝗心想，这杜老么八成是被逼急了，谅他也说不出来。母蚂蝗摸出银钱往桌上一放，说：“你倒是说说看！”

杜老么眼珠转转，想了起来。这时候，一条大黑狗突然从门边蹿了进来，差点把母蚂蝗撞倒了。母蚂蝗不禁骂道：“找死啊，畜生！”

杜老么却对着大黑狗，喊了一声：“爹！”母蚂蝗一愣，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你认这畜生当爹啊！”杜老么忍住火，转而对母蚂蝗叫了一声：“妈！”母蚂蝗听了破口大骂：“你在骂我是母狗呀！我看你是找死啦！”

杜老么冲她笑笑，揣起桌上的银钱，与几个穷哥们分工钱去啦！

有个财主，找了个老实巴交的裁缝到家里做衣裳。裁缝辛辛苦苦两个月，终于做好了全部的衣裳，去找财主结工钱，可财主皮笑肉不笑地说：“我这里还有一块布，你给我留六尺下来，剩下的给我做条长裤。做好了，我马上给你结账，一分不少你的！”

裁缝把布拿回去一量，总共才六尺长，还怎么做长裤呢？他知道是财主有意克扣他的工钱，心里气极了。裁缝盯着那块布看了一会儿，

六尺布



· 经典传递 ·

突然有了主意。他拿起布，扯下了一条半寸宽、六尺长的贴边，往旁边一甩，再将那段布几下裁好，缝成一条裤子。

裁缝又去找财主结账，财主冷笑道：“裤子呢？”裁缝晃晃手里的裤子，道：“做好啦！”

财主从裁缝手里夺过裤子，穿起一看，不肥不瘦，不长不短，合身得很。他头一偏，又问：“还有六尺布呢？”

裁缝抓起那布条抖了抖，说：“在这里呢！你尽管来量，六尺长，不短一寸一分！”

财主瞪眼瞧了半天，屁也放不出来，只好照付工钱啦！

鬼话碰瞎话

有个叫黑牛的长工，向一个姓叶的老板要工钱，叶老板说：“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我家祖先说，他的坟墓定错了方向，你要是能说出正确的方向，我就给钱。”黑牛没辙，只好跑去找朋友帮忙。

朋友听了，笑着说：“他讲鬼话，你就讲瞎话呗！”当天夜里，朋友让黑牛手拿一把白米，溜到叶家祖坟前撒下，然后在东南方向，用脚跟踩两个深深的脚印。

第二天一早，黑牛邀了两个长工当旁证，对叶老板说道：“你家祖坟的确是葬错了方向，是应该向东南方的。”不出所料，叶老板“嘿嘿”一笑，说：“你说错了，我祖先托梦于我，是说应该向西的！”黑牛倒不急，问道：“东家，你做梦后翻身了没有？”

“睡觉岂有不翻身之理？”黑牛得意地说：“这就对了！你祖先肯定是告诉你向东南的，可是梦后一翻身，梦就记得不全了。”

接着，黑牛又说道：“昨天我想，坟墓定向这种事，神鬼肯定知道。所以天一黑，我就往嘴里塞了把米，跑到你家祖坟上，头朝东脚朝西躺下装死。到了半夜，果真有俩黑鬼来了，见我嘴里生了‘白蛆’，当我真死了，就说，‘这户人家不识风水，不但祖上葬错了位置，又把个死尸放错了方向……’说着，只觉得两双冰手把我转了个方向，接着就没了动静。等天亮，我才爬起来，用脚跟留了个印。”

听完黑牛的讲述，叶老板跑到祖坟前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他想：祖宗竟然显灵了。于是，他当即把黑牛的工钱给结了。

（搜集整理：酸 糖）

（本栏插图：陆小弟）



是帮工还是帮忙

□ 彭振林

阿海和老徐是邻居，平时关系不错，可偏偏因为一次帮忙，两人却闹上了法庭。

原来，三月的一天，阿海要将新划的一块宅基地填土加高。他花钱请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来拉土，同时还请来老徐和另一位邻居老杨帮忙往车厢里上土。不过，老徐和老杨说好只是义务帮工，不用支付工钱，只管早、中、晚三餐。

那天中午，眼见一车厢土已经上满，司机却因闹肚子去厕所了。老徐以前也开过手扶拖拉机，为了不耽搁时间，他就主动对老杨说：

“干脆我来帮忙将这车土送过去。”说完，就自己驾驶拖拉机径直往新宅基地去了。然而，此时宅基地上因为填土，形成了一定坡度，老徐开着拖拉机往上爬时，不料车头翘起，一个侧翻下去，拖拉机的车把将老徐的左胳膊压住，疼得他大呼救命。周围的人赶紧将老徐送到了医院。经诊断，老徐左胳膊骨折。因为是为自家的宅基地拉土受的伤，阿海替老徐预交了五千元住院费。

过了段时间，老徐要出院了。在办理出院手续时，除去阿海预交



的五千元，还要掏四千多元才能结清住院费。考虑到这次受伤，自己确实也有责任，老徐没有再找阿海要钱，自己把余款付清了。

老徐出院后，阿海也来探望了他，却始终没有再提住院费的事。老徐的家人开始埋怨开了：“好生生的人给他帮忙受了伤，误了工影响收入不说，他阿海连住院费也不付全，真是太不近人情了。”

听了家人的话，老徐看看自己提不起劲的左胳膊，也越想越来气，于是他来到阿海家，要求他承担全部住院费。

阿海很干脆地回答说：“我请你是帮忙上土，又不是请你开车，你擅作主张把自己弄伤了，怎么好意思要我出全部的医药费呢？”老徐也不服气：“如果你不找我给你帮忙，我能受伤吗？”阿海说：“实话对你讲吧，我也打听过了，这事我根本就不用赔钱，那五千元我都出得冤枉，如果你胡搅蛮缠，我可以去法院申请要你返还。”

老徐咽不下这口气，便一纸诉状将阿海告上了法庭。

可是让老徐失望的是，法院经过审理后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律师点评：

《是帮工还是帮忙》这则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如何区别义务帮工与普通帮忙的界限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

根据法律规定，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时，被帮工人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但关键是，帮工人的帮工活动，须受被帮工人的指挥，否则，就不能认定为帮工关系而当属普通帮忙。

故事中，一开始老徐的帮工行为即为填土，对此，阿海是知晓并能控制的，但事后的驾驶拖拉机行为，阿海主观上不知晓也难以预料和控制。最为重要的是，阿海根本没有要求老徐这么做。所以，法律上不认定老徐是义务帮工，而视为普通帮忙，一般情况下阿海是不需要赔偿的。

（题图：丁德武）

2016年6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动物和人类的血液中含盐量不同，人类的血液更咸一点。因此稍微尝一下两种血液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思维风暴答案：圆圈=7。根据图形的边数可得：三角形加长方形共7条边；菱形加三角形共7条边；圆圈减1等于6条边。



小时候，也曾想拥有一匹骏马，在那广阔天地间，驰骋万里，勇往直前；长大后才发现，能做的，只是在这钢筋水泥间，小心翼翼，迂回向前。直到再次见到你啊，梦中的骏马，你带回了风的速度、汗的温度，还有我自己的心声……



骏马黑玫瑰

□ 侯晓琪

1. 职业失误

左亦婷的职业是医生，爱好却是骑马。

这爱好是她跟科主任学的。科主任是个老头，年轻时当军医，马骑得倍儿溜。现在年纪大了，又转业到了地方医院，骑马的机会少了，但随着城郊开了家马场，他马

瘾复发，隔三岔五要去骑上一回。他还常向同事们灌输骑马的好处：“骑马可以锻炼人的平衡与协调能力，提升人的气质内涵，更有神奇的减肥与塑身功效。”

最后一句话的杀伤力可太大了，作为女孩，谁扛得住这个诱惑啊！跟着科主任去骑了几次马后，



左亦婷就被煽惑上了道，不仅在马场办了会员卡，而且几天前，还买了匹马寄养在马场，加入到了都市骑手一族。

这天黄昏，左亦婷又开车到了马场。停好车进了场，就不断有骑友同她打招呼：“左大夫，今天下班这么早啊？”左亦婷勉强打着哈哈，转过头却又沉下了脸，心里感觉腻味透了。今天之所以来得早，是因为她这两天根本就没上班。

问题就出在科主任身上。

几天前，左亦婷在门诊坐诊。来了位病人，说自己有高血脂冠心病史，最近感到胸很闷，而且左肩区常有隐痛。左亦婷给他开了检查单，结果查出是心脏供血方面有问题。询问了一些其他事项后，左亦婷给病人开了他汀类药物，主要起到降血脂、通血栓、改善心血管供血的作用，同时，她嘱咐病人过两天再来复诊。

这本是左亦婷一天看过的近百个病患中的一个，她甚至连病人长啥模样都没记住，但没想到第二天，科主任在查看病历时，却叫了起来：“亦婷，为什么不给他做心脏超声？”左亦婷回答说：“我瞧他气色不错，脸色红润，双目有神，应该是冠心病引起的一过性胸痛，

应该没问题吧？”

科主任听了，立马变了脸，道：“根据检查报告来看，病人可能有心梗或其他心脏病变隐患，只有配合心脏超声才能有助于明确诊断。如果患者是心肌梗死的话，那么一至四天后就可能发生心脏破裂而死亡，而你给他开的他汀类溶栓类药物，万一溶下的血栓堵住血管，将会使破裂时间大大提前。”

左亦婷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可她当着诸多同事，一时还有些拉不下脸面，便小声说：“我告诉他两天后来复诊了。”科主任把病历往桌上一摔：“还在强辩！万一他忘了呢？你应该当时就给他做彩超！”说完，他怒冲冲而去。

左亦婷快哭了，心里委屈极了，觉得科主任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医患矛盾这么紧张，万一彩超检查出来没问题，患者会认为她是过度诊治，替医院创收，好自己吃回扣，到时人家发起飙来怎么办？

虽这么想，但左亦婷还是赶紧按病历上的地址联系了那位病人，却发现那个地址是假的，甚至连病人的名字“马八奥”都像是随意捏造的。两天过去了，那个病人没来复诊，医院也没接到过有关心血管方面的重病患，左亦婷暗自庆幸：



看来主任是危言耸听，把事总往最坏的方面想。也难怪，职业病嘛。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科主任不知脑子搭错了哪根弦，有事没事都要把这件事当反面教材拿出来大讲特讲一番。没几天，这事就传遍了全院。同事们在背后议论纷纷不说，原先医院里好几个上级部门早就看中了左亦婷的能力，暗地里想把她挖过去，现在知道她是这么个不负责任的马大哈，一时也就对她没了兴趣。

左亦婷一下子从人人抢手的香饽饽，变成了没人要的剩馒头，她对科主任埋怨开了：您一个国内心血管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犯得着跟一个普通女医生没完没了地过不去么，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她越想越气，一怒之下，竟把一纸辞呈拍在了科主任的桌案上，理由只有四个字：“心力交瘁。”

科主任也愣了，半晌，才开了口：“你最近太累了，也该休息休息了。我给你三天假，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三天后无论你有什么想法，我都支持。”

左亦婷回到家，胡思乱想了两天，时而觉得自己做得对，医生这个职业压力太大，辞了正好一身轻松，但又一转念，想到自己一路走

来不容易，还有治愈病患的成就感，她又有些舍不得。

盘算来盘算去，她心里还没个准主意。心烦意乱之余，她就想起了骑马。也许骑在马上，在天地间跑一跑，出一身汗，能有助于她冷静下来，做出正确的抉择。

2. 黑色老马

办好手续，左亦婷从马房领出自己新买的马匹。这是匹黑色骏马，马颈如弯弓，耳小如凿，身材高大，四肢强壮，浑身上下只有脑门上有块巴掌大的星形白斑，显得极为神骏。左亦婷叫它“黑玫瑰”，可这马走起路来却似乎极为谨慎，生怕一不小心踩到地雷似的，左前肢总小心翼翼地收着力。

左亦婷曾请马场的兽医看过，兽医说它的前肢没问题，不是蹄叶发炎也不是受了伤。马是记忆力超群的动物，怕是以前出过什么事，让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养成了这个习惯。

左前肢不能很好受力的话，马蹄不磨损，马蹄的角质层就会以每月将近一厘米的速度生长。若不及时修剪，马蹄就会变形，影响骑乘。想到这，左亦婷借来了把修蹄铲，



想修一修它的左前蹄子。可左亦婷毕竟是生手，没有相熟的骑师帮忙，任她“哼哧哼哧”地瞎忙了半晌，那匹马却护着宝似的，始终不肯把左前蹄亮给她。她无奈地放弃了，有些气恼地拍了拍它：“黑玫瑰，你怎么这么犟呢！”

时间不早了，左亦婷给黑玫瑰上鞍佩缰系肚带，自己换好了骑手服，骑着它向场外走去。

马场建在城郊的河滩上。出了场，左亦婷驱马下了河堤，沿着河畔小路缓缓而行。这时已是隆冬，天色渐暗，河边枯草被北风吹得呜呜作响，但左亦婷骑在马上，挺胸抬头，小腿踩蹬用力，腰椎紧绷与马背形成直角，整个身子随着马蹄如波浪般地起伏着，不一会儿，她就感到浑身血液循环加快，身上暖烘烘的，惬意极了。

突然，黑玫瑰加快了步伐。左亦婷有些诧异，一扬头，远远见一辆小汽车正在暮色中慢慢行驶。她明白了，有些马有傲性，容不得什么东西跑在它前面。黑玫瑰好胜心一起，就想跟车比试一番。

可是，黑玫瑰自从被左亦婷领进马场，任凭那些经验丰富的骑师们对它软硬兼施、鞭打食诱，它只

是痛苦嘶鸣，从没全速奔跑过。难道是嫌马场太小，所以一直隐忍不发，而现在天地一阔，它心胸一开，才要大显身手了？

左亦婷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她索性伏身松缰，两腿轻夹，任由黑玫瑰点着左蹄，向前冲去。

眼见黑玫瑰越跑越快，左亦婷惊诧之余，又起了疑惑：莫非真如骑师们所猜测的那样，黑玫瑰过去是一匹竞速马？竞速马就是通常所说用于正式比赛的赛马，是马匹中的精英。可是，它当初怎么会现身在屠宰场呢？左亦婷不由想起初见黑玫瑰时的情形。

一个多星期前，医院搞爱心下乡巡诊。路边歇脚时，左亦婷突然听到附近农家大院中传来阵阵高亢的马嘶，声音凄楚而悲苦，饱含着无尽的恐惧与遗憾。

左亦婷耐不住好奇，循声去看，原来是个屠宰场。场中空地上，一匹马已被屠夫放倒，另一匹黑马被拴在木桩上，吓得簌簌发抖，一群熊孩子正围着它戳戳打打。那马见左亦婷走近，鼻孔迎风吸张了几下，竟转过了头，一边叫唤着，一边上下晃动着脖子，似乎在向左亦婷哀求救命。

在马场耳闻目睹，左亦婷多少



懂了些马经，看这黑马不像一般的肉马，就有了相惜之意。接着，她算了笔账：马场骑马花费大，骑一鞍时，也就是四十五分钟，要数百元。有时去迟了，好马被别人挑走，就只能骑劣马，不过瘾不说还担惊受怕。要是买匹自己的马，寄养在马场，想啥时骑就啥时骑，骑出去多久都没人管，那可就爽呆了。

左亦婷越想越高兴，就试着上前问价。不想屠夫是个爽快人，听说左亦婷是个爱马之人，一挥手，不仅把马以极其低廉的原价转给了她，还帮她叫了车送马上门。

马进了场，骑师、兽医、骑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看罢却个个摇头。骑师说：“这马身上有许多毛旋，毛病多。下腹有许多伤疤，这多半是训练跨栏时留下的，因为那些栏杆上都装了通电的尖刺，马的四肢抬得不够高，就会被划伤。这么看来，这马之前可能是赛马。可是，你过来看看它的眼睛。”

左亦婷凑上前，见马的眼中像蒙了层淡淡的雾气，显得落寞而忧郁。左亦婷说：“围观的人多，它不高兴？”骑师摇摇头，说：“什么呀，你看你的脸庞映入马眼，几乎占据了整个马眼，这说明它是匹老马。马眼如镜可以照人，映出人

的全身，是青壮马；映出半身的，是中年马。俗话说狗眼看人低，马眼看人大。这跟人老眼花一个道理，是老了后眼睛晶体凹陷造成的。”

兽医开始给马查体：“看品种像弗里斯兰马，这你可拣了漏啦！不过，马颈处有个拳头大小的包，可能是囊肿，也可能是血管瘤。说不定啥时就能要了它的命。唉，总的来说，这马一文不值喽。”

等到上好鞍试着一骑，众人就一哄而散了：这马磨磨蹭蹭，左前腿似瘸非瘸，根本不能快跑。

不过，痢痢头儿子是自己的好。左亦婷倒没太在意，毕竟这是她拥有的第一匹马。她甚至觉得跑不快也是它的优点，骑着稳当嘛！所以她每次给马梳洗喂遛时，仍乐在其中，并且根据它伤疤处的毛色花纹，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黑玫瑰。

可是，无论怎么照顾有加，黑玫瑰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神色，从不与主人亲昵。反倒是有次左亦婷洗刷时不小心碰到了它那个血管瘤，它竟毫不客气“啊呜”一口，幸亏左亦婷躲得快，才没被咬伤。

当然，左亦婷也骑过它几回，但它好像总是勉强应付差事，更别说与主人互动了，搞得左亦婷也挺



没劲。骑马要是没了互动，还不如电动车舒坦呢。

可是今天，黑玫瑰竟想起了超车，难道良心发现，突然开窍了？

左亦婷正暗自惊奇，黑玫瑰已跑到车前，稳稳地占据在路中央，炫耀似的抢在车头前压住了道，让车只能跟在它尾巴后闻屁。这下小汽车可不干了，几次试图从旁边超车，都被黑玫瑰扭动着的大屁股挡住了去路，小汽车司机不由恼怒地按响了几声喇叭。

黑玫瑰也太损了吧，左亦婷好笑之余，也觉得它有些玩过头了，



左亦婷一抖缰绳往旁边一带，正要强迫马让路，不想黑玫瑰却被身后的喇叭声激怒，尾鬃一扬，右后蹄猛地向后弹出，只听“哗啦”一声，车窗竟被踹出个碗口大的洞。

左亦婷赶紧下马，人还没在地上站直，车门就“哐”一声开了，从车里钻出个男人，指着她怒吼道：“你是想死怎么着！”

3. 河滩闯祸

左亦婷一下子火也上来了：不就是一个车窗嘛，大不了赔你就是，什么死不死的，至于吗？但到底自己理亏，她只好强压怒火赔着笑，连说对不起：“伤着您没？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您放心，有什么损失我包赔。”

“赔？你赔得起么？”那人目光茫然，似乎有点魂不守舍，“我这大奔可是限量绝版，市面上根本找不到配件。”

左亦婷一瞟，哎哟，还真是辆奔驰，不过属于十年前就该报废的那种。保险杠已变形，车门虽经过钣金处理，但接缝处毛毛糙糙，像狗啃过似的。烤漆倒是新喷的，看来从废车场捞出来后也不知转了多少手，又被人收拾打扮了一番拿来上路了。



听对方口气，似乎不无打趣自嘲之意，左亦婷也就放了心：“甭管怎样，我保证帮您把车修好。要是怕走保险麻烦，私了赔钱也行，可我现在身上没带钱，要不，您现在跟我回马场去取钱？”

那人面色颓唐地手一挥，一叹：“算了！唉，这车跟我一样，都是破人破命。”说着，他眉头一皱抚了抚胸，从怀里摸出个小药瓶，倒出两片药就要往嘴里送。

左亦婷早闻到对方身上有股酒味，再一看药瓶，忙大声喝止：“这药您不能吃！”对方一愣，她抢上前去：“您喝过酒了吧？酒后人的血液循环加快，血管扩张。这药又是他汀类药物，可以溶解血栓。如果血栓脱落，酒劲过后血管收缩，脱落的血栓就可能堵住血管形成栓塞，那后果可就严重了，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

要说近来，左亦婷对医生这职业已厌烦透顶，任何与之相关的事都不想沾惹，但现在觉得既然对方那么大度，自己也不宜太小家子气，所以才好言相劝。

没想到对方闻言，两眼一翻：“咦，你谁呀？”

左亦婷已递了辞呈，当然不好再说自己是医生，灵机一动，她掏

出个以前医院发的劳保口罩，上面印有医院的名字和图标。她把口罩往脸上一捂，向对方示意：“我，我这个，你还信不过？”

对方眯眼瞧了会儿，突然眉头一锁，神色变得凝重：“你是医生？这个，这个，如果我没喝酒，这药可不可以吃？”

左亦婷摘下口罩，松了口气：“当然可以，但是吃这药后，最好不要开车。因为它有副作用，会引起急性障碍性失忆，比如你在路口等绿灯，突然脑中一片空白，忘了这个茬儿，一轰油门又冲了出去，很危险的。”

对方“啊”了声，脸上露出一一种既咬牙切齿又恍然大悟的奇怪表情。他把手中药片抛在地上，狠狠踩了两脚：“好！我现在跟你去取钱，你不是说包赔么，那就赔个‘万紫千红’吧！”

“万紫千红”是本地结婚彩礼的一种说法，指一万张紫色的五元人民币和一千张红色的百元人民币，共十五万。

左亦婷没料到他突然翻脸，气得差点跳起来：“你这人怎么这样，怎么出尔反尔的？”对方一笑：“我说了吗？我记不起来了，我急性障



碍性失忆了！”

好，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左亦婷最近憋了一肚子的火也爆发了：“那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你酒驾的事先不提，刚才超车没打方向灯吧？还有，你的车牌呢，看样子保险也没有吧？你的车受损了，我的马还受了伤呢！我这可是国外进口的纯血马，大名鼎鼎的弗里斯兰品系，好的要上千万美元一匹呢，一个马蹄子就比你的车值钱。”

左亦婷伶牙俐齿地说着，猛然住了口，直骂自己不明智，简直蠢到了家：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在这黑灯瞎火的荒滩上，跟一个陌生的男人逞口舌之快，斗嘴炫富，这是脑门子被马踢了，没事找事的架式。万一对方一怒之下失

去理智，做出了什么过头举动，自己是哭天不应、叫地不灵啊！

天色渐暗，左亦婷瞅瞅四周，有些怕了，但又不想让对方看出来，所以嘴上仍不示弱，小声嘟囔着：“要不，咱们找个……找个人来评评理吧。”她本来想说找交警，又怕刺激了对方对己不利，所以才含糊其辞地说“找人”。说着，她侧过身掏出手机：这种境地中，自己孤立无援，还是尽快同外界取得联系为好。

谁知对方见状，脸色立变，二话不说逼了上来。

难道他要铤而走险？左亦婷慌了，一面后退，一面飞快地用手指打开手机屏保，来不及翻拣联系人，随手刚拨了个号码，就听“啪”的一声，手机已被那人一把夺过，丢进了旁边的小水洼。

见左亦婷被吓得浑身颤抖，面容失色，那人哈哈大笑：“大医生，你看看我是谁？奥巴马，马八奥，还记得吗？本来你不记得我，我也不记得你，可刚才你把口罩往脸上一捂，我就觉得眼熟，再细瞧你左眉梢





上的那颗痣，我就认出来了。大医生，我走投无路，落到今天这田地，全是拜你所赐！”

左亦婷听罢，脑袋“嗡”的一声，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在这碰上熟人了。眼见对方凶神恶煞的样子，跑吧，脚上是厚重的马靴，沙地上根本迈不开步。一转眼，见黑玫瑰正在几米外低头啃着枯草，她见了救星似的，几步蹦过去，一拽马缰，躲在了马的另一面。

有了黑玫瑰这个大活物护着自己，左亦婷一时又有了些胆气，她隔着马背向对方高喊：“奥巴马，你冷静点，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人酒劲发作，眼泛红丝：“什么事？你害得我好惨啊！”

4. 障碍失忆

这马八奥啊，真名叫杨成贵，干的是民间主持人这一行，也就是在老百姓的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上主持仪式。主持后少不得坐席吃宴，要是酒肉不沾，宴会一冷清，主人就会认为是这个主持人不得劲，下回有事就不来请了。所以杨成贵也不敢禁酒忌肉，这时间一长，心血管方面就出了问题，得了冠心病。

前一阵子，杨成贵又觉得心口不舒服，实在撑不下去，就偷偷来

到医院。因为职业行当上的讲究，主持人要是个病秧子，会给喜宴带来晦气。因为这个忌讳，所以他顺口胡诌了个假名。

可巧那天他刚主持完一单婚礼，脸上带着淡妆，红红白白的，左亦婷一时没留神，误以为他气色不错，就匆匆开了方。杨成贵见大夫轻描淡写，也觉得自己可能事儿不大，就把她两天后复查的医嘱当了耳旁风，拿了药就回了家。

可是药没吃完，就出了事。

昨天，杨成贵又给人主持婚礼，上台前他就觉得胸口难受，怕误事就预先服了药。上台后，他插科打诨，妙语连珠，将活动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潮，赢得了阵阵掌声。

到了尾声，有一项是新郎父母坐在台上，由新郎新娘行躬身之礼，以谢父母恩德。按套路，老人坐好后，新人站在一旁，由主持人指引提示：“新郎新娘请到台前就位！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这事对杨成贵来说，驾轻就熟，闭着眼都能办得滴水不漏。可是，安排新郎父母坐好后，他突然胸口一痛，脑中似有一道白光闪过，人立时变得混混沌沌，似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望着旁边等他指引的一对新人，他张口结舌了半天，以往的



熟词竟忘了个干干净净，想不起该说什么了。

眼见新郎父亲不耐烦了，对他投来了疑惑的目光，没办法，杨成贵只好硬着头皮一喊，鬼使神差竟是：“新郎新娘请到灵前就位！”

“灵前就位”可是葬礼上的用词，竟被他脱口说了出来。虽然喜宴大厅闹哄哄的，也没人认真听，可新郎父亲全神贯注，在一旁听了个真切。老人立时怒不可遏，顺手摸起个茶杯就摔了过来。大厅一静，众人才回过神，加上有婚礼录像师手中的录像为证，铁证如山，他想赖也赖不掉了。

这下杨成贵可倒了大霉。按行规，得给人赔礼道歉包赔损失。杂七杂八一算，主家开出了个“万紫千红”，十五万。杨成贵知道对方没讹他，自己把人家好端端一场喜事给搞砸了，这可是人家一辈子的大事，根本不能拿钱算。

可是他这司仪看着风光，平时一身绸、一肚油的，收入却微薄，这十五万就把这多年攒下的家底赔了个底朝天。而且这事传出去，他在行里的名声就算臭了，谁还敢请他？

沮丧之余，杨成贵以酒浇愁，酒入愁肠愁更愁，一时脑子转不过

弯来，就开了他那辆也不知倒了几手、平时用来充门面的无牌大奔驰到了河滩，想找个水深的地方，人、车往里一冲，来个一了百了。

“好哇，我一直觉得奇怪，平时张口就来的词儿怎么会记不起来呢，原来是你下的药！”杨成贵指着左亦婷大骂，“真要是对症也就罢了，可我吃了药后，怎么感觉病是越来越重了？说，你是不是乱开药好吃回扣，挣了昧心钱？”

哎呀，我的妈呀，看来医患矛盾真是无处不在，在这渺无人烟的荒滩野地里都能碰上。

见杨成贵面目狰狞，左亦婷一边叫苦，一边悄悄把左脚踏进马镫，这里她常来遛马，地形熟，沟沟坎坎又多，车开不起来。如果骑上马后利用地形和夜色逃跑的话，杨成贵未必追得上。

可左亦婷纵身一偏腿，又缩了回来。杨成贵正在马的那一面，见她把腿送过来，顺手一捞，差点抓住了她的脚脖子。对她这样的菜鸟级骑手而言，如果两脚不能完全地踏进马镫，一旦掉下马被马镫套住脚，就会被活活拖死。

跑是没希望了，左亦婷只好牵着黑玫瑰与杨成贵周旋，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她是小鸡，杨成



贵是老鹰，而黑玫瑰就是挡在他们之间的母鸡。这样盘来旋去，杨成贵的头有些昏了，酒劲一泛，他一弯腰，“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左亦婷大喜，趁势拨转马头，把黑玫瑰的屁股转向杨成贵。马场的骑师说过，马的两眼长在两边，视力不好，看不见身后，出于恐惧，为防止敌人从身后偷袭，只要身后稍有动静，就会用猛力往后踢。可是，眼看杨成贵处在了黑玫瑰后踢的最佳距离内，黑玫瑰却迟迟不发动攻击。

左亦婷疑惑地一低头，发现黑玫瑰喘着粗气，左前肢蜷曲着，胸脯上的那个血管瘤正微微颤动。可能刚才它图一时之快踢了车，牵动了瘤体，引发了疼痛，再也不敢向后发力了。

就这么一耽搁工夫，杨成贵又缓过了劲，侧身绕过黑玫瑰，一把揪住了左亦婷：“想跑？没门！”左亦婷拼命挣扎，慌乱中猛一推，杨成贵往后一靠，正碰到了黑玫瑰那个血管瘤。

黑玫瑰立时暴怒，狂嘶一声，一张口，咬住了杨成贵的羽绒服领子，吓得他“妈呀”一声松了手，抱头蹲在了地上。

左亦婷借机撒腿往暗中跑，可

沉重的马靴坠得她两腿酸麻，跑出不远就没劲了。幸好旁边有一小片枯苇，她就拖着腿躲了进去。

从苇丛中偷瞧，只见杨成贵好一阵才挣脱了黑玫瑰的撕咬，但羽绒服左襟腋窝以下，已被扯了个大口子。杨成贵狼狈不堪地直起身，捡了根枯枝轰开了黑玫瑰，四下望望，不见了左亦婷，气得破口大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左亦婷悄悄擦了把汗：幸亏自己准备辞职了，要是被这个医闹缠





上，后果难料。要是光钱的事倒好说，等他气头过了，换个场合，大家可以相互商量嘛。

不过，眼下总算没事了。左亦婷刚舒了口气，又听“吡溜溜”一声，循声一瞧，是黑玫瑰一边轻声叫着，一边焦急地张着鼻孔，不停地四下嗅着。左亦婷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上：坏了。

5. 心力交瘁

突然不见了主人，黑玫瑰有些不安，为了寻求主人的庇护，它依靠出色的嗅觉，竟慢慢向左亦婷的藏身处找来。

杨成贵一看乐了，这马不仅识途，还能找人。左亦婷可傻了，眼见杨成贵不远不近地跟着黑玫瑰，越走越近，她冷静下来，心一横，拿定了主意。

黑玫瑰喷着鼻，终于到了近前，左亦婷一跃而起，抽出插在马鞍皮囊内的那把没来得及归还的削蹄铲，用力向它刺去。她是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黑玫瑰知道，主人已与它恩断义绝，再跟着，绝没好果子吃。

可黑玫瑰身形高大，左亦婷手一哆嗦，正刺在那个血管瘤上。霎

时血花四溅，黑玫瑰悲嘶一声，身子立起来，战栗着猛退几步，身子一歪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着。接着又听“哎哟”一声，原来杨成贵跟在黑玫瑰后面，躲闪不及被它一屁股撞飞，掉进了旁边的水洼。

左亦婷一击得手，把削蹄铲别在腰后，猫腰向附近的断崖跑去。崖下有道河水冲刷形成的断沟，长满了蒿草。她刚在草丛中藏好，杨成贵就从水洼里爬了出来，听见动静就又追了过来。上了崖，他左手举着手机，用手机屏的那点亮光四下瞎照。

左亦婷在暗中屏住呼吸，自下往上瞅着杨成贵的一举一动。

猛地，左亦婷眨了眨眼：从被撕烂的衣服开线处，借着手机光，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杨成贵的左腋下，有处核桃大的隆起，正剧烈地跳动着，那是心脏由于过度激动，急骤膨大后向左心室挤压形成的，是心脏即将破裂的征兆！

四下一片黑糊糊，啥也看不清，杨成贵只好骂骂咧咧地走远了。左亦婷却“哎”的一声惊叫，下意识一抬脚，想叫住杨成贵，可她自己差点摔倒。原来下游凌汛引起了河水上涨，化了沙泥，将她的双脚陷住了。她用力一拔，“咕滋”一声，



陷得更深了。

左亦婷的脑袋“嗡”的一声，与眼下险境相比，杨成贵对她的威胁也就不算什么了。她放声呼救，可是北风呼啸，根本传不了多远。泥沙很快漫到了小腿上，左亦婷在恐惧中绝望了。

突然，头顶一声轻嘶，垂下了一条绳子，是黑玫瑰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崖壁上。见主人被困，它垂下头，递下了马缰。左亦婷欣喜若狂，抓紧马缰。黑玫瑰奋力扬脖，把她生生地拔了出来。

左亦婷抚着黑玫瑰，感慨万千：它胸前的瘤体已被铲破，不时涌出一股股血水，但它却变了匹马似的，目光炯炯神色亢奋，浑身肌肉紧绷，好像等待冲锋的勇士。

她再回头望望，心有余悸：要是自己不抬腿，发觉得稍迟，再陷得深一点，就是黑玫瑰来了也没救了。

只是回头想想，刚才为什么要下意识一抬脚呢？

左亦婷细思之下，心潮起伏。看来医生的职业烙印已打在了她的骨子里。就算递了辞呈，遇到病患，哪怕是穷凶极恶的死对头，她的第一反应，依然是救治。换句话说，她本打算一动不动地藏匿在崖下，等杨成贵这个威胁彻底解除了再出

来。真那样的话，现在她可能已无力回天了。

是自己的职业本能救了她自己！左亦婷正激动，又听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杨成贵发动了大奔。左亦婷立刻翻身上马，发出口令：“黑玫瑰！快拦住他，他必须马上接受救治！”

但左亦婷心里却已不抱希望，以黑玫瑰这速度，怕是难了！

谁料黑玫瑰长嘶一声，四蹄一纵，如箭离弦般向目标飞驰而去。左亦婷只觉得劲风扑面，快意中又有些害怕：她可从没骑过这么快的马，要摔下来就惨了，但这个担心完全像是多余的，尽管黑玫瑰四蹄如飞，左亦婷却丝毫不感颠簸。一琢磨，她差点又叫出声：走马，黑玫瑰是匹黑走马！只有走马才能跑得这么稳当！

左亦婷听老骑师说过，所谓的走马，相当于人的顺拐，奔跑时处于一侧的前后腿同时起落。走马万里无一，可遇难求，飞奔时就是马背上放一碗水也洒不出来。

黑玫瑰如风似电，眼看追上了大奔。大奔却失控了似的左摇右摆，突然方向一歪，向河心的沙洲冲去。左亦婷心一沉，看来杨成贵已进入了发病状态。



黑玫瑰见状急了，拼力冲刺，终于抢在大奔前跑到了沙洲最高处，然后一个人立，兴奋地嘶鸣着，而大奔跟在后面冲上浅滩，车身一抖，熄火了。

左亦婷冲上去打开车门，将陷入昏迷的杨成贵拖拽到沙洲高地上，对他进行了紧急救治。良久，杨成贵缓过了气。看到左亦婷，他大惊，正要起身，被左亦婷按住：“别动，就这样半躺着，别说话。”

杨成贵的酒醒了，他别过头闭上眼睛，心中五味俱全，眼角沁出一丝清泪。

现在当务之急是叫救护车，左亦婷正要到车上去找杨成贵的手机，一抬眼，坏了：大奔晃晃悠悠

被河水冲进了深水区。

水寒刺骨，又正涨水，左亦婷不敢涉险，好在还有黑玫瑰，可以骑着它冒险过河去求救。可左亦婷刚一转身，又听“扑通”一声，黑玫瑰倒下了。黑玫瑰喘着气，嘴角渗出了稀薄的血沫。见左亦婷奔过来跪下，它抬起头，感激地舔了舔她的手，闭上了眼睛。

左亦婷正悲不能抑，又听身后传来呻吟声。她一扭脸，糟了。这时月上中天，气温骤降。风一吹，她一身单薄的骑装已抗不住冻，杨成贵更是嘴唇乌紫地缩成了一团，闭眼“哼哼”个不停。再不想办法，两人都会冻坏。要是因寒冷再次发病，恐怕杨成贵熬不到天亮。

望着黑玫瑰，左亦婷暗叫声“对不起”，含泪抽出了削蹄铲，剖开了马腹。摘除内脏时，一股热流从手上传来，她知道有救了。她把马尸拖到背风处，和杨成贵轮流躲进腹腔取暖。天快亮了，热腾腾的马肉冷了，而杨成贵也发起了烧，随时可能出现不测。

左亦婷沮丧到了





极点，她这才真正懂得了啥叫心力交瘁。

突然，河边有人在喊她——科主任！左亦婷激动地站起身，又软软倒下，昏了过去。

6. 光荣时刻

左亦婷只是体温过低加上脱水，并无大碍。当天下午，她就恢复了过来，走进了科主任办公室。

左亦婷这才知道，在与杨成贵周旋时，她仓促拨出的那个号码是科主任的。由于铃声一响即逝，科主任以为是误拨，但到了夜里，他越想越不安：最近两人闹得正僵，左亦婷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却又不好开口？于是他试着拨了回去，这才发现不对头，就报了警。

科主任一笑：“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个得力手下。”左亦婷有些发愣，欲言又止。科主任看出了她的心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当军医时，附近有支骑兵连。接来的好马，总是被上级不由分说抽调到了机关。没办法，再有好马时，骑兵们就故意挑马的毛病，把它说得顽劣不堪，上级听了，就不来抢了。”

科主任故意到处宣扬左亦婷的过失，是为了把她留在自己科室啊！面对厚爱，左亦婷觉得自己不

配：“可是，我差点害了那个姓杨的病人。”

“不，是你救了他。”科主任说，“他的心脏在那次婚礼上就破裂了，导致大脑缺氧缺血，引发了急性障碍性失忆。可是因为你提前给他服用了他汀类药物，溶下的血栓脱落下来，正好堵住了破裂口，减少了心室流向心包的血量，避免了他的突然死亡，这些都是我刚才给他做手术时才发现的。而在沙洲上，你第一时间对他实施了抢救，又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特别是你别出心裁地想出了‘剖马保暖’这一招，要不，他可能真熬不过去。临危不乱、妙手仁心，这正是我最看重你的地方。亦婷，你天生就是做医生的料。”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左亦婷破涕为笑，可转念想起黑玫瑰，她又哽咽了，“我、我对不起它。”

科主任拍桌轻叹：“不，是你成全了它！”

沙洲上，科主任和赶来救援的骑师察看了黑玫瑰的伤口，这才明白：它胸前的囊肿不是血管瘤，而是注入空气后形成的栓塞。

骑师们告诉科主任，马有很强的竞胜心理。战争中，许多马不是死在枪弹下，而是活活跑死的，赛马就是利用了马的这种心理。



可是，有的赛马视奔跑如生命，当自己年老力衰不能再上跑道时，就会郁郁寡欢不吃不喝。过去，主人就会含泪骑上爱马，全力奔驰，直到它长啸一声脱力而死。不过现在就简单多了，马协的后勤人员会给马颈部的血管扎上一针，注入空气，让它形成空气栓塞，导致脑疝肺栓而亡。

黑玫瑰就是这样一匹赛马。打空气针时，它情知不妙，立刻蜷起左前肢，绷紧附近肌肉，压迫封闭住了血管，竟使得栓塞一时不能上行，形成了血管囊肿。



打完针后，后勤人员认为它已在劫难逃，又偷偷把它处理给了屠宰场。那天见了左亦婷，嗅到她身上那种与兽医相同的消毒水味，以为她是个可以帮自己减痛疗伤的兽医，黑玫瑰就向她呼救了。到马场后，它始终不敢快跑，是因为左前肢只要一发力，血管附近的肌肉一松弛，注入的空气就会上行，要了它的命。

黑玫瑰之所以这样坚持，忍受着误解，是想像它高贵的祖先一样，死在风驰电掣的冲刺中，那才是它最完美的归宿。等到左亦婷刺破了囊肿，空气被放出，它知道自己终于可以全力奔跑了，才来寻左亦婷，想驮着她，一起感受它生命中最后的光荣时刻。

“黑玫瑰如愿以偿了。”科主任意味深长地说，“怎么，你还想辞职吗？”望着科主任恳求的目光，左亦婷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其实，还有什么好说的？当她下意识抬起脚的那一瞬间，已经决定了，她的职业永远是医生了。左亦婷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开了口：“主任，请允许我收回辞呈。”

话音刚落，左亦婷又想起了她的黑玫瑰，不禁流下了眼泪。

（题图、插图：杨宏富）



“一箭三雕” 的舞弊事件

■ 曾拥军

我是《故事会》的一名作者，说到怎么开始写故事的，这还得从一起舞弊事件说起。

儿子读初三那年，作文成绩一直不稳定，眼看中考就要到了，万一中考作文写砸了，那语文的A就别指望拿到，而要想进长沙的四大名校，必须每门课程都是A！

我找儿子谈话说：“你的作文成绩怎么‘一惊一乍’的？”儿子“嘻嘻”一笑说：“碰到我喜欢的作文题，我就乐意写；要是不喜欢的题目，我再憋也憋不出！”我明白了：儿子写作文，是随自己的喜好。我业余时间也喜欢写点东西，知道儿子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

这种“率性而为”的写作方式可以理解，可哪个家长敢让孩子在中考这样关键的考试上“耍性子”呢？于是，我把脸一板，严肃地说起中考的重要性。不料，儿子竟然扯过一副耳塞，塞进耳朵，不再理我了！我无奈地摇摇头：儿子进入青春叛逆期后，我这个老妈的话对他基本不起作用了！

好在老师的话，儿子还是听的。儿子的语文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夫子，教学极其认真负责，他特意搜集了很多标准的考试范文，规定学生每天背诵一篇，还要家长验收签字。我因为工作忙，儿子这背诵验收的事，就交给了他爸爸。

这天，丈夫出差了，背诵验收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结果儿子一直背得磕磕巴巴，我又急又气。就这样，丈夫出差那几天，我们母子之间为背诵的事，每天弄得“火星四溅”，原本就不融洽的母子关系更僵了。

奇怪的是，丈夫回来后，父子俩的背诵验收工作却进行得很顺利，屋里谈笑风声的。为了弄清究竟，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间门口偷听，这一听，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儿子根本就没背诵规定的范文，而是在给他爸爸讲故事！我本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

想把父子俩叫出来训斥一顿，但我听着听着，就被儿子的故事逗乐了。等儿子讲完，我推门进去，问他的故事是从哪儿看来的，儿子拿出了一本《故事会》，说里面的故事可比老师布置的作文有趣多了。接下来，看着丈夫每天签下的“背诵已验收”，我明知这是在舞弊，却没有阻止。

不料有天早读时，老夫子突然抽查范文的背诵，儿子不幸被抽到，结果当然是露了馅，老夫子勃然大怒，专门召开家长会，我和丈夫都被“请”到了学校，在家长会上做公开的检讨。

当我硬着头皮，把怎样发现丈夫的舞弊行为，而自己却“同流合污”的经过作了一番深刻检讨后，

好几个家长竟站了起来，坦白他们其实也有舞弊行为：老夫子选的那些范文都很难记，孩子都要背到深夜，为了让孩子早点睡觉，家长们只好应付了事。

最后，这起舞弊事件带来了三个结果：一、家长会后，在家长和孩子们的强烈要求下，老夫子把《故事会》里的一些故事列入了范文目录。二、我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起来。三、我喜欢上了“故事”这种生动活泼的文学体裁，开始给《故事会》写故事了！

总之，这起舞弊事件，可谓“一箭三雕”！

扫一扫二维码，可带走、
分享这篇文章



·本刊信息传真·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征文启事

为庆贺《故事会》创办 600 期，本刊特面向全社会征文。

一、征稿时间：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

二、征稿要求：

1. 叙事清晰，情感真实，文字流畅； 2. 篇幅控制在 1500 字以内。

三、投稿方式：

来稿请寄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信封上注明“我和《故事会》的故事”征文；或发电子邮件至 wangqi_8656@126.com，邮件主题注明“我和《故事会》的故事”。所有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来稿均须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通讯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故事会微信号：story63，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 神探夏洛克 ·

二氧化碳谋杀案

一个夏天的中午，一家住户的女主人死在了自家密闭的卧室里。

警察通知夏洛克一同前往调查。大家勘查完现场以后，警察当即判定，女主人是因吸入二氧化碳窒息而死，并且推测说是女主人在沉睡时，吸入过量的二氧化碳致死。

然而奇怪的是，卧室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不可能从室外输入二氧化碳。而卧室里，除了女主人情人送来的半箱冰淇淋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这时，在一旁已经默默观察许久的夏洛克，突然开了口，说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女主人的情人杀死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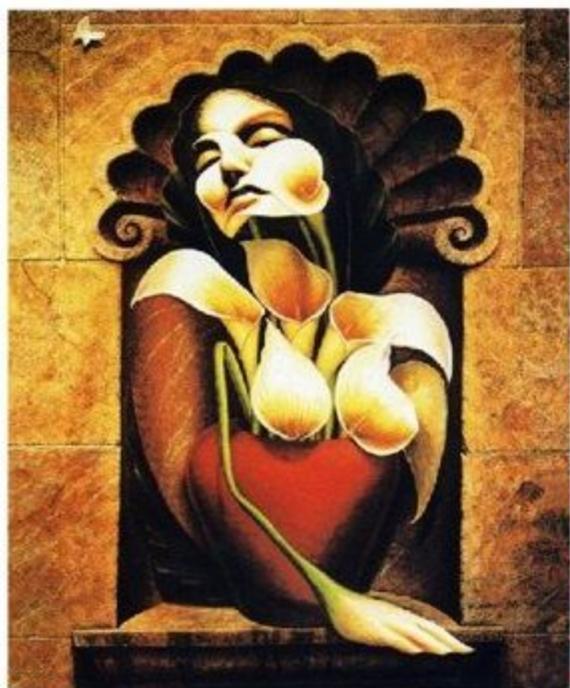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您知道夏洛克为什么这样说吗？

超级视觉

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 Octavio Ocampo 以错视图闻名于世，他的作品总能给人带来惊喜。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这位画家的最新作品。

画作中的这个女人，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她”其实是由一瓶百合花组成的！



疯狂QA

一辆出租车在公路上正常行驶，速度平稳，没有逆向行驶，没有闯红灯，总之，司机没有违反任何交通规则，但车子却忽然被一个警察给拦住了。快点想想看，这是为什么？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登录 <http://t.cn/RqBhfE9>。

3. 购买2016年7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64。





故事会 ■ 新浪微故事大赛

5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停

@关学月 女人问儿子：“想爸爸不？”儿子说想。女人说：“那咱们去看爸爸。”儿子欢快地舞起来。奔驰了一上午，火车快要进山洞，女人和儿子举起红丝巾挥动，女人说：“看，那儿站岗的就是你爸，他会看见我俩的。”儿子说：“妈，你让火车停下吧。”女人流泪了：“我何尝不希望火车停下来啊！”

@Moon-月-0519 他转校有一段日子了，班主任来做家访，一进家门就看到满柜子的奖杯、奖状，长跑、短跑都有，几乎都是第一名，于是问他：“为什么现在不见你参加体育活动了？”他淡淡地回答道：“那时的同学和老师都没跑赢地震，就我一个人没停下，成了别人口中的逃兵。”

@随风捶地 新房交房，为了能婚前入住，我不顾物业的提醒和阻止，周末也赶工，终于在结婚当天住上了新房。这天周末，熟睡中的我被一阵刺耳的装修声吵醒，我愤怒地向物业投诉，楼管无奈地说道：“先生，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自从有位业主私自在周末开工之后，这种现象已经停不下来了……”

@瓶中杨柳 老中医治好了我打呼噜的老毛病，我想，这次放假，终于能让儿子睡个好觉了。可是到了半夜，只见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地来到我跟前，把手轻轻伸在了我鼻子底下……我大惊，一把将那人捉住，开灯一看，居然是儿子！儿子尴尬地说：“你不打呼噜，我怕你出事，我睡不踏实啊！”

@花开无声 000 公车停稳，她站起来时发现斜挎包的拉链开了！她哭丧着脸，说起刚才那个用身体紧靠她，使她不得不别过脸去看窗户的男人……她大声指责车上人们太自私，并哭诉被偷的几千元是救命钱！乘客们很惭愧，纷纷解囊相助。她



故事会 ■ 新浪微故事大赛

7月征集主题：秀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400元；银奖2名，奖金700元；优秀奖13名，奖金150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5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7月微故事征集主题：秀。秀恩爱、秀美食、秀事业、秀财富，这个月请秀出你的故事吧。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表，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截稿日期：7月21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5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下车后清点钞票，有六百多，即致电：“老公，咱收手吧！好怕哪天真需要帮助时都没人信了……”

@ 四季春风 80 我和同事去参加一个关于环保主题的会议，下了飞机来到宾馆，找到会务组签到，领资料。“哟，真不错，还有洗漱用品。”同事说。我打开资料袋一看，果然，除了会议资料，还有一套洗漱用品。“谢谢！”我对会务接待人员说。接待人员说：“不用谢，本次会议期间，宾馆停止提供一次性用品。”

@ 漂洋过海的小毛驴 网聊认识了一女孩，某日女孩出差路过我这里，约好火车在本地停车的三分钟，我们隔着车窗玻璃见一面。那天我打

扮一新，兴冲冲地赶到火车站，火车进站停车了，女孩打电话给我：“你在那个矮胖子的左边还是右边？”我一看，我一左一右正有两位帅哥，他们也在打电话！听女孩这么一说，他们不挂断手机我也不敢停。

@ 十耘 老朱这些日子没完没了在办公室里忙活，从东走到西，又返回来从西走到东。“朱师傅，您这是有什么烦心事？”老朱眉头一紧，拳头一攥：“锻炼！我要和他们比一比！”大家面面相觑，慢慢也习惯了。可今天一下午，老朱都屁股粘在座位上，懒得动了。大家奇怪：“怎么不走了？”老朱翻着报纸，道：“唉！计步器坏了。”



顺风车

■ 雁 戈

阿P最近淘了辆二手面包车，在城郊干起了揽客跑运输的活儿。

临近年关，阿P和小兰商量，想把儿子小虎接来城里过年。小兰说：“那得烧多少油啊？还得给不少过路费吧？”阿P笑笑说：“钱花得出去，才挣得回来嘛。”

阿P嘴上说得轻巧洒脱，其实心里早就有了盘算啦！这次开车回老家，一方面，是想回去载着丈人、丈母娘出去兜兜风，在老家亲戚面

前给自己长长脸；另一方面，阿P早就跟在建筑队工作的三个老乡联系过了，让他们过年回家别坐火车了，就坐他的顺风车回去，油钱和过路费哥几个平摊一下，比火车票可便宜不少。

出发那天，阿P开车去建筑工地接人。可到了那儿，发现三个老乡都还戴着安全帽，站在工地一边，闷头“呼哧呼哧”抽着烟，衣服也没换，行李也没拿，一点不像要出发的样子。阿P上前问道：“不是



约好了早上九点出发吗？你们这是
在干吗？你们的老婆呢？”

谁都没有理阿P，直到烟屁股
烧到了手指头，跟阿P最要好的那
个叫阿楠的老乡，才把烟往地上一
扔，说老板跑了，他们没有拿到工
钱，不回去了。

阿P心里“咯噔”一下，暗想：
怎么临时变卦了？该不会是不想给
油钱，故意撒谎蒙我吧？可来都来
了，也不能开着空车回去呀！再说
了，万一他们是在故意考验我阿P
呢？嗯，千万不能让他们认为我阿
P是那种不仗义的人。

于是，阿P把胸膛一拍，说：
“没拿到工钱就不回去了？我来接
你们是让你们搭便车，又不要你们
给钱。”

“钱都没有，我们回去干吗？”
另一个叫大牛的，苦着脸说，“回
去喝西北风啊？”

阿楠也走过来搭着阿P的肩
膀，说他们真不回去了，过两天，
他们打算集体跳楼讨薪。

阿P吓了一跳，连连摆手说：
“别别别，千万别跳，那太危险了。”

阿楠说：“我们又不是真跳，
只是做做样子吓吓老板的，让他把
工钱兑现给我们。”

阿P想了想说：“那……我就

再等两天，等你们拿到了
钱，咱们一起回去。”

“还是别等了，我们也不知道
这样做能不能要到钱。”阿楠摇摇
头说，“我们给孩子们买了些东西，
你帮我们捎回去，算我们哥几个欠
你一次人情啦！”说着，阿楠招呼
另外两个老乡从工棚里拎出几包东
西，塞进了阿P的车里。

阿P见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
只得一个人怏怏地开着车上了路，
可他的心情一直难以平复：三对夫
妇，六个人，能收回不少路费呢！
都怪那黑心的老板，我阿P到手的
钱说没就没了。

一路上，每加一次油，每给一
次过路费，阿P就要把那黑心老板
狠狠咒骂一次，他自己的心也跟着
使劲儿痛一次。

直到回家见到儿子小虎，听小
虎“爸爸爸爸”地叫得欢，阿P才
舒心了许多。阿P心情一好，脑子
便陡地灵光起来：他们当爹妈的不
回来过年，我就不能接他们的孩子
去城里过年吗？等过完年我送小虎
回来的时候，再顺带把三个孩子也
捎回家，这样一去一回，哥几个肯
定不好意思让我白跑，多少总得给
我点辛苦费，这不就把自己的损失
捞回来点了吗？



· 阿P系列幽默故事 ·

阿P想到做到，再也顾不得去老丈人那里显摆，便带着小虎和另外三个孩子得意洋洋地上了路。

路上，阿P给小兰打了个电话报平安，谁知不等阿P把话说完，小兰就嚷起来：“你先别回家了，马上开车来阿楠他们的建筑工地一趟。”

阿P刚想夸小兰神算，知道他要先去建筑工地送孩子，没想到小兰抢先说道：“阿楠他们要跳楼！”

阿P一听“跳楼”，不由“呵呵”一笑，说：“跳啥楼呀，他们三个只是做做样子的，吓吓老板罢了。”

“做做样子？”小兰急了，“他们和警察对峙都差不多一天了，水没喝，饭也没吃，怎么劝都不肯下来，我怕他们有危险……”

“啊！”阿P惊叫一声，电话都没来得及挂，就加大油门向建筑工地驶去。

工地上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全都严阵以待。阿楠他们三个人站在升降机的最外面，情绪激动，似乎随时都可能跳下来。

阿P到了工地一打听才知道，阿楠他们三个本来只是站在升降机上吓吓老板的，没想到老板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还冷嘲热讽了他们

几句，三人听了，又气又绝望，越想越伤心，身子竟然一步一步往外挪，当真就要往下跳了。

阿P急了，赶紧领着孩子们，不顾一切地挤到警戒线旁，冲高处大声喊话：“阿楠、大牛、小顾，你们看，我把谁给你们带来了！”三个孩子看到这般景象，也着急了，朝空中大声哭喊：“爸爸！爸爸……”

说也奇怪，听到孩子的叫声，刚刚还寻死觅活的三个人稍稍迟疑了一下，便慢慢退了回去，随着升降机缓缓而下……跨出升降机的那一刻，三个人都哭着朝阿P这边跑来。看着这一幕，全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小兰也高兴地跑过来，往阿P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她拽住阿P的胳膊，问他是如何想到这个好办法的。

阿P把头一甩，得意地说：“我们都是当爹的人了，我当然晓得他们心里最最牵挂的就是孩子。只要能和孩子在一块儿，什么事都不用太计较，什么困难都能熬过去！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想吗？”

看着老乡们和孩子抱在一起，阿P也搂着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感慨着：什么都别多想啦，这样就挺好嘛！

（题图：顾子易）

自从读完这个故事，每每再见到跳广场舞的人们，我都会想起一个叫“幸福”的国度……



广场舞的前世今生

■ 凤凰

从前，有个国家叫幸福国，幸福国有个村子叫欢乐村，欢乐村里有两个大家族，一家姓张，一家姓李。两家人在村里和睦相处，好得差不多就跟一家人似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张家的一个小孩和李家的一个小孩在一起玩闹，没想到玩着玩着，竟打起架来，两个孩子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孩子们哭哭啼啼回到家，分别向自己的大人告状。两个大人见

自己的孩子伤得这么重，都很生气，心想：我们两家人不是像一家人吗？可看看我的孩子伤得这么重，你的孩子这是往死里打啊！这哪还有一家人的样子？这事不能就这么了了，这仇得报！

于是两个大人都去找自己的族长告状，说要找对方报仇，希望族长能出面，最好把族人都叫上，壮大声势。两个族长听了都挺生气，分别对大人说：“报仇可不是闹着

玩的，孩子不懂事，难道我们大人也不懂事？不过，这事确实不能就这么算了，你们放心，这事我一定替你们做主！”

于是，两个族长相约见了面，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商量来商量去，最终还是决定用打架来摆平，但他们又不希望真的伤了和气。

那这架还怎么打？

突然，李族长说：“晚饭后，我们两个家族的人都到晒场上集合，不过不能带刀带棍带武器，当然，也不能真的动手打人，只能相互打对方的影子。”

张族长听了连连点头：“好！就打对方的影子！这样，既打不着人，又泄了愤，我们还是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啊！”

两个族长回去后，就各自向族人说了相约打架的事。

到了晚上，人们早早吃过了饭，都来到了广阔的晒场上集合。两个家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近千人，队伍十分壮观。

两个族长站在大家面前，朗声说道：“今天晚上打架的事，大家想必都清楚了，你们现在就开始动手吧！”说完，两个族长就先动起了手，你对着我的影子打一拳，我对着你的影子推一掌。底下的男女

老少见族长动起了手，于是就各自找了对手，开始拳打脚踢起来。你对着我的影子打一拳，我对着你的影子踢一脚。只是被打的人一点也不觉得痛，还觉得这样很有趣。

打着打着，大家就更兴奋了，有的嘴里还配合着手上的动作大呼小叫，有的又配合着对方的动作，“哎哟哎哟”叫唤，好像真被对方打着了似的。

这是一场真正的打架，但这又不是一场真正的打架。大家打啊打，不知不觉，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大家都打累了。两个族长是老人，他们更是累了，于是叫大家住了手。回家的时候，两家人都说：“明晚再来打一架！”

第二天晚上，晚饭过后，两个家族的人又集合到了晒场上。这天晚上，两个家族的人都安排了人吹喇叭和敲锣打鼓，以此为自己家族的人加油助威。随着两个族长的一声令下，两个家族的人又开始了打斗，喇叭吹起来了，锣鼓敲起来了，一时间，锣鼓喧天，群情激动，大家拳打脚踢，更是打得欢快。昨晚打架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有点气愤，打架是为报仇的；今天晚上打架，完全没有了一点气愤，都是笑容满面的。大家都觉得这样打架真好，



增进了彼此的感情。打着打着，有的还伸出了手，拉着对方的手，开心地跳着；有的挽起对方的腰，欢快地转着……不知不觉，时间又这样过去了，大家又都打累了，纷纷往家走，边走边说：“明晚再来打架！”

第三天，第四天……每天晚上，欢乐村都在打架，都锣鼓喧天，这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有一个好事者，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国王，说欢乐村的张家和李家晚上聚众操练，企图谋反。

国王听了后大吃一惊，说：“我们幸福国，绝不允许有人谋反造乱，我一定要带兵灭了这帮人！”于是国王点了一千精兵，御驾亲征。

国王带着精兵悄悄来到了欢乐村，但没有立即发起进攻，他想等晚上，两个家族的人都集齐了，再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晚上，欢乐村的村民吃了饭，都到了晒场上，又像往日一样，喇叭吹起来，锣鼓敲起来，大家找了对手打起来。国王看啊看，越看越不对劲，这些人根本没有一点操练的样子，一点也不严肃，个个都喜笑颜开，大家像是在打架，可认真一看，又不是打架。国王乐了，惊呼道：“这是在跳舞啊！”国王忍不住走上前，加入了“打架”的队伍。

国王身边的将军一看，也跟着上前加入了他们。将军身后的士兵一看，紧跟着也加入了他们……大家学着欢乐村村民的样子，甩着手，转着腿。吹喇叭和敲锣打鼓的村民一看，突然来了这么多士兵，都停了下来。锣鼓一停，所有打架的人都停了下来。村民们这才发现不但士兵来了，连国王都来了！他们一时都傻了眼，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跪下，高呼：“国王万岁！国王万岁！”国王说：“大家快快请起！”

张族长和李族长上前说：“国王，我们打架，惊动了您，我们有罪，我们有罪啊！”

两个族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笑着说：“你们这架打得好啊，你们把打架这么凶险的事，变得这么美好，这么温馨，真让人感动。不过，依我看啊，你们这真不叫打架，你们分明是在跳舞。在这么广阔的场地上，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跳舞，跳的这是什么舞呢？对，这应该叫广场舞吧！”

村民们都点头说：“对对对！就叫广场舞！就叫广场舞！这名字取得好啊！”村民们一个个笑逐颜开，拍手叫好。

（题图：孙小片）



撵不走的乞丐

■ 于松涛

阿强是手机卖场里的销售，有个乞丐进了卖场，阿强怕他搅了自己的生意，就主动掏出五块钱，想把乞丐打发走。乞丐却摆摆手，没接。阿强想：物价涨得猛，五块钱连打发乞丐都不够了！他加了十块钱，递了过去，可乞丐仍然不走。

只见乞丐从一个破布兜里掏出



一把又一把零钱，放在柜台上，说：“我想买一部手机。”

买手机？原来人家是咱的顾客啊，难怪撵不走！阿强连忙找出一部“老人机”，说：“这部手机物美价廉，只售九十九元。”

乞丐却不屑地把“老人机”一推，说：“不，我要买一部智能机！”阿强愣了，看来是个职业乞丐啊，平时赚得不少呢！阿强给乞丐选了一部智能机，收了钱，阿强想送乞丐出去，可乞丐还是不走。他把手机往阿强手里一塞，道：“帮我下个应用软件吧。”

阿强问：“想下个什么软件？看新闻的？购物的？打车的？”乞丐连连摇头，说：“我要微信！”嗯，人人都需要交流沟通，乞丐也不例外嘛！阿强三下五除二地就下载好了，还帮乞丐注册了新的微信号，谁知乞丐还是不走。

阿强忍着性子问：“您还有什么要求？”乞丐指了指自己，说道：“你刚才不是要给我钱么？现在就给我发个微信红包吧！”

乞丐还真不忘自己的老本行！阿强打开微信，加了乞丐为好友，再发了五块钱的“红包”给他。

乞丐乐颠颠地说：“他娘的，以后我也可以‘摇一摇’，‘加好友’，没带零钱‘红包’来凑……从今后，讨点钱咱再也不会被风吹、被雨淋了！”



钓人大赛

■ 刘倩

接着出场的是抱着玉兔的嫦娥姐姐，她慢慢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精美的图片，仔细一看，原来是她的“写真”。只见她轻轻将图片系在钓钩上并垂了下去，不到五分钟，绳子就颤动了。她轻盈地走过去，把绳子一拉——哇！四五百人！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众仙一一展示了自己的“手艺”，都钓上来了许多人。

玉帝笑着说，接下来请王母娘娘做压轴表演。只见王母阔步走下凤椅，抓起钓钩往下一扔，绳子马上就抖动了起来，众仙欢呼、鼓掌、赞叹不绝。众仙建议王母赶快拉绳子，王母笑着摇了摇头，一会儿，只见一个接一个的人顺着钓竿爬了上来，真是络绎不绝，一连几日，都还没停下。

众仙都对王母佩服不已，王母这才自豪地收起绳子，原来钓钩上系着的，是一枚公章。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到了，今年，王母娘娘别出心裁，决定举办个“钓人大赛”活跃气氛。

各路神仙听说后，都从四面八方赶来。有腰缠万贯的财神爷，有美丽迷人的嫦娥姐姐，还有从水帘洞赶来的齐天大圣……等大家都到齐了，玉帝和王母坐在大殿上，宣布“钓人大赛”隆重开始。

首先出场的是财神爷，只见他从耳朵中掏出一点发光的東西，系在钓钩上，大手一挥。大约十分钟后，他手里的绳子开始有些颤动。又过了一会儿，绳子颤动得更厉害了，财神爷一把拉起绳子，四五十个人被钓了起来，众仙投来羡慕的眼光。



洗洁剂和 纯净水

■ 庞启帆 编译

伦尼克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单身汉，经常以做客为由，到邻居家蹭吃蹭喝。长此以来，邻居们都非常讨厌他。

这天中午，伦尼克又来到了米歇尔太太家门前，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三次来这儿了。米歇尔太太做

的松子饼全镇闻名，伦尼克就是冲着美味的松子饼来的。一走近米歇尔太太家的门口，伦尼克就闻到了松子饼的香味，他兴冲冲地按响了门铃。

米歇尔太太打开门，看见是伦尼克，心里暗叹一声：这家伙又来蹭饭了。不过，虽然不高兴，她还是让伦尼克进了门。

大约十分钟后，米歇尔太太在餐桌上摆好食物，然后叫伦尼克落座。伦尼克假装推辞，米歇尔太太对伦尼克的这一招太了解了，她一笑，把伦尼克拉到了餐桌前，伦尼克便装作不得不接受的样子。

伦尼克落座后，发现摆在他面前的餐盘非常脏，就问：“这些餐盘洗过了吗？”

米歇尔太太回答道：“放心吧，我已经用洗洁剂和纯净水清洗过了。”

伦尼克听了，才放心吃起来。尽管盘子脏，但食物真的很美味。“真好吃！”伦尼克不时发出赞叹的声音。

不一会儿，美味的食物被伦尼克一扫而光。伦尼克边擦嘴，边向米歇尔道谢。米歇尔太太一笑，端起盘子走到门外大声喊道：“洗洁剂过来！纯净水过来！”

这时，伦尼克看见两条狗欢快地跑了过来，他彻底傻眼了。

（推荐者：月月鸟）





真爱

■ 茉莉

阿海的女朋友小丽很漂亮，阿海对她百依百顺，总是信誓旦旦地说：“亲爱的，你绝对是我的真爱！”可没过多久，小丽爱上了别人，把阿海给甩了。

阿海受不住失恋的打击，爬到天台上闹自杀。他一手举着手机，反反复复拨打小丽的电话，可就是打不通，脚下却晃晃悠悠，眼看一不小心就要跌落下来。这时，居委会大妈突然喊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快，快把他女友叫来。”

阿海的朋友赶紧去找小丽，正巧小丽浓妆艳抹，外出回来了。她听了缘由，笑道：“他手里拿着手机？那好办，你们跟我回趟家吧。”天台那边十万火急，她倒还有闲情回家一趟？难不成还要换套衣服再来救

人？朋友心里奇怪，但还是跟着小丽回了家。

到了家，小丽掏出手机，拨了阿海的电话：“喂，你别哭啊，我给你来个直播，看完直播你再死也不迟。”阿海举着手机愣了半天：“啥？啥直播？”

还没等阿海回过神来，手机里传来一段即时影像，只见小丽拨开刘海，露出整个脸颊，然后拿起一片湿漉漉的棉片，对着镜子忙乎起来，一会儿工夫，假睫毛、黑眼线、遮瑕膏、腮红印……从那张精致的脸上——被移除，再来一点洗面奶全脸一抹，水一冲——完工！

小丽抬起脸，对着镜头挥挥手，道：“看清楚，现在你还死不死啦？”阿海整个人都呆住了，瞪着眼问：“你，该死的你谁啊？”

小丽“呵呵”一笑，道：“卸了妆的，你的真爱呀！”

阿海把脚一跺，不用搀也不用扶，自个儿灰溜溜地爬下了天台。



白大褂

■ 佟才录

这天上午，大伟去医院探望姑夫，来到住院部入口处，被一个小眼睛保安给拦住了。保安说，医院最近有新规定，禁止在非规定时间探望病人，所以，上午不让进去……

这下，大伟急了，下午他就要去外地出差一个月，票都买好了，所以，今天还非得进去不可！于是，他央求了半天，可保安就是不放行。



就在这时，大伟发现，尽管外人想要进去比登天还难，可那些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却在医院的侧门晃进晃出，保安从不阻拦。

大伟把脑袋一拍，有了！他来到附近的一家餐馆，花五十块钱，向一个高个子大厨租了一件厨师服。这件厨师服宽宽大大，白白净净，配上腰间的白围裙，粗粗看去，还真像医生的白大褂呢。他立马换上，上下一打量，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向后捋了捋头发，穿着那件冒牌的白大褂，大步地向医院住院部的侧门走去。

也算巧了，那个小眼睛保安，不知怎的，这时也站到了侧门边。不过，大伟此刻心里很笃定，自己穿着“白大褂”呢！他把胸一挺，故意蹭着保安身边走过去。不料，那个保安小眼睛瞪得滚圆，胳膊一伸，把大伟给拦住了，喝了声：“停！”大伟假装严肃地瞪了保安一眼：“我是医生，难道你没看见我穿着白大褂吗？”

保安微笑着说：“看到了。”大伟说：“那你怎么还拦我？”

“哈哈，因为你身上有股葱花味儿！”保安眯着眼睛，吸了吸鼻子，笑着说，“兄弟，告诉你，以前我在一家餐馆后厨打了半年的杂，这味儿我熟悉得很……”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